



四書恆解

四恆 乙

共拾本

仁12  
1473  
2



門 12  
疏  
卷

天地氣分  
地既清大  
者理氣之  
天地氣分  
地既清大  
者理氣之

中庸恆解序

天地未分太極在天地之始天  
地既剖太極在天地之中太極  
者理氣之原渾然粹然至善而  
莫可名狀者也惟人獨得天地

之秀靈蓋卽得太極之理以爲  
性性在於有生之初渾然粹然  
者與天地同性牯於有生之後  
紛然雜然者與禽獸類聖人者  
全天地之理而無愧於人焉耳

周之盛時以三物賓興萬民而  
首重六德知仁聖義中和皆後  
世所謂萬難幾及之事而當時  
以爲取士之科條蓋禮樂足以  
陶淑乎民心聖賢不必下遺於

四書極解  
愚賤天下皆道中人實天下皆  
盡性之人而已自周之衰禮教  
凌夷孔子不獲行道於時而第  
與其徒修明先王之灋得其傳  
者厥惟顏曾顏子沒而曾氏存

子思繼之作中庸以救世蓋當  
時奇詭之行漸興倫紀之常多  
紊故蒼萃遺言表至中至庸者  
以爲灋程子曰不偏之謂中不  
易之謂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

者天下之定理夫正道正理者  
本乎天而備於人無俟外求者  
也傳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  
謂命也天地爲萬物之原而其  
主宰運行極乎罔外者太極之

爲卽中之實人受太極之理而  
生其渾然粹然者與天地未嘗  
異而紛然雜然者乃與天地遠  
上無聖人之君相下無聖人之  
師儒故賊性而不覺違天而可

四書性解  
四  
悲也子思憂天下之自失其性  
而將以亂人物之性故詳言人  
與天地合一之理而特命之曰  
中庸至中而後人道悉準乎天  
至庸而後天道卽在於人以空

寂爲性者廢倫常以虛靈爲性  
者逐外誘儒與禪宗異名而不  
異實則以天命之原盡其功而  
通其變者寡也漢藝文志有中  
庸說蓋自宋以前亦有人究心

焉而其文已不可考朱子分章  
詰句淳熙閒與論孟大學編爲  
四書以之試士而此書益昌然  
其文義幽奧辭意嶺斷雲連讀  
者或拘牽舊說而不得其指歸

沉不佞沐浴

**聖**朝之化幸得童而習之沈潛反  
復者有年覺其不無遺義因鈔  
存私說以待高明非敢與朱子  
抗衡亦以爲敝帚之享而無負



君父之教云爾

雙流後學劉沅謹識

聖博之外幸野童而啓之

凡例

劉向校書輯中庸入禮記中而馬融鄭康成編之為四十九篇之第三十一唐陸德明釋文謂孔子之孫子思作其言不誣而世猶有疑非子思作者由未知聖學故輕視此書不足辨也

一漢儒雖編中庸入禮記中然孔穎達引鄭氏目錄云此於別錄屬通論蓋漢儒不過附入禮記非以其為言禮之書也且此書自宋以前已有專行之本若漢藝文志有中庸二篇隋書經籍志有中庸講疏司馬溫公有中庸廣義但

中庸 凡例

編爲四書則自宋淳熙始其懸爲令甲則自元祐後科舉始今中庸已與論孟大學列爲四書

朝廷以之取士人人誦習聖學之盛極矣第返諸身心求其實踐者亦不易蓋其義非可以空言曉亦非可以文字求必當窮理盡性以至於命然後知此書所言莫非吾身實理故今訓釋惟取明白易曉而不敢以艱深影響之辭致生學者之畏難焉

一中庸一篇首尾文義銜接本一章不可強分也鄭康成計始離其章句以便讀者朱子又尋其脈絡次第分爲三十

三章較康成爲精密而學者罕究其微講章拘守章句反大失子思之意今仍遵朱子作三十三章以便初學而其首尾貫通之旨則仍就子思本意不敢曲從朱子知不免僭踰然乃人身心中自然之理而可施於事物者也學者詳之

一是書大旨言天道卽人道盡人卽可合天而其言汗漫讀者不免易生枝節且道在吾身非有奇袤以人合天只是自盡人道亦非有奇異也故亦名曰恆解以其初非深遠難踐云

四書心解  
二  
一道猶路也。天地人止此一理，如大路然，皆必由之本無奇異。子思之時事雜言，龐談天雕龍之輩，創爲影響離奇之語，使人視道爲高遠。故子思述孔子中庸二字，衍爲此篇。首自天命說到人，末自人說到天，中間推及於庶事庶物，要無非言人道。卽天道能盡性，卽可合天，而其要在慎獨。其歸在誠身，性本虛無，不可名狀，而其實在天。成形成象，在人萬事百爲，皆各有實際。故聖人因物付物，一如天之無爲而成也。誠者言其理之至實，上天之載，卽在人心。後世儒者知標誠字爲聖學矣，但其所謂眞實无妄者，未俗

或藉口而務紛華，忠孝仁義至誠不二者，百無一二。聲色嗜慾，誠心陷溺者，不可勝言。則誠之一字，又爲末流歧路矣。伏羲名天雷无妄，而文王曰元亨，卽戒之以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夫子繫之曰：大亨以正，天之命也。其匪正有眚，无妄之往，何之也？天命不佑，行矣哉！可見單說一個誠字，須先有一正字。子曰：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欲人實體天理於身，不是說上天之載，止此形形色色，便可了卻天理也。形色莫不由於中，但此形色中有邪正兩途，任心而行，未必皆理。依理而行，卽莫非道。學者最當辨

四書恆解  
三  
之一  
一子思雜引孔子之言以己意串合文灑嶺斷雲連道理四通八達煞是宇宙間有數文字朱子恐人難以驟通析爲三十餘章其意良苦但聖賢之言皆身心所得之實學因覺世而衍爲文字學者必先將其所言之理一一體貼身心漸次深造至於卓然有得然後知聖賢之言皆天地吾身自然之理而字句精微直如意所欲言矣故愚於前人講說多不敢曲從非必反前人誠以天地人之實理有一定不可移易者也高明其或鑒之  
雙江劉沅識

四書恆解中庸卷上

晚年定本

雙江劉沅輯註

道者天之理而人得之以爲性萬物咸該非是則無以爲人世衰教微或過或不及而理之顯者晦矣子思本夫子以爲此書命之曰中庸蓋以至中至常之理卽天地萬物所由通性外無道道外無人也其書以慎獨爲要明善誠身爲功而馴致乎無聲臭要無非人道之常通乎天命之粹而非有奇袤也學者詳之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

道上聲下同○命天  
之理賦於人則爲性

人能循其天理之正而無私則為道道理之統名即性之發  
 於萬物者也人性本善氣質有偏私欲難免聖人本人性而  
 為之制使人變化其偏私則為教性道教之說戰國言者紛  
 矣子思故切指之而其義實非有二也天之理人之性萬物  
 之道一也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  
 以貫之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  
 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離去聲○道即性也以其順  
 天地之性而該萬物之情各  
 有條理若大路然故曰道道散於萬物而全具於人非是則  
 失其性而非人故不可須臾離可離非道悼乎外性言道之  
 謬也戒慎恐懼不離道之實功不睹不聞則莫見乎隱莫顯  
 極幽暗之地戒懼慎獨則凜畏天命之嚴  
 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見音現○申上文戒慎二句之意不  
 睹不聞即獨也其地至隱其幾至微  
 然人不及知己已知之則見顯莫逾乎是故君子知一念  
 之善否即天命之去留慎乎其幾乃可以須臾弗離也喜  
 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

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樂音洛中節之中去聲○喜  
 怒哀樂性之發為情而可見  
 者即所見以例所不見而言理之渾含在中者為性之本體  
 理之流形於外者為性之大用中則萬理咸備故為天下之  
 大本和則各得其宜故為天下之達道上文言體道之要而  
 此乃專言性善之本體以見其無所不該也不失其中即為  
 和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承上言中和為萬理所涵體  
 道者盡其量而極其功性涵  
 於中天地之主宰者在是性極其和萬物之生成者在是天  
 地萬物一理之充周而人受天地之中以生理亦猶是靜而  
 養其誠一為致中動而慎其發用為致和致漸而至也極於  
 中而天心合極於和而物情順然乃自有之性而自充其量  
 此其所以為中庸歟

右第一章為全書之綱領溯其原揭其要明其本體而究  
 極乎功效之全以明道不外性天人所以合而萬化所由

生也

附解蓋自堯舜三代以來聖人之君相皆能有以維持乎民心而悉協於大道自周之衰聖化凌夷孔子明道以濟世而世莫能尊羣言淆亂靡所折衷子思述祖德以爲此書大要本乎天理之正而極乎人生日用之常以明道本無奇要在率性而踐其實此章則其提綱挈領之詞也其言曰今之言道者紛然矣愚者卑高者誕而不究乎天理人心之本然則道愈晦豈知人爲萬物之靈爲其得天獨粹而已天道至神然其陰陽五行之本渾然粹然萬古不貳

不息者爲天之主宰如人之命然是理氣之原人咸得之以生則謂之性天之命人之性一而二二而一也萬物莫不統於天萬物莫不賴乎人人獨得天之粹果能率天理而行措諸萬事無不宜卽謂之道但人之生也氣質厚薄不同形氣雜而嗜慾滋遂遠於道聖人得天之道體天之心以化斯民在上則爲禮樂兵刑在下則爲表章師率斟酌時宜上協天道修而明之則謂之教性也者道之所從生教也者道之所由明其名雖三其理則止一道也者率性而該萬物人之所以爲人無論表裏精粗非是不立不

可須臾離也若猶有毫髮之間人可須臾而離則是身外之物後起之緣必非道也聖人教人修道內外兼盡微特可睹可聞之地必慎其功卽所不睹亦必戒而慎之恐其失性而不足爲人卽所不聞亦必恐而懼之恐其獲罪於天所以然者何不睹不聞無跡象無聲響此亦至隱矣而一念之動天地知之實莫見乎此且一念之動未見於言行亦至微矣而忽不及防卽著於外實莫顯乎此故君子不以爲至隱微其幾甫動卽慎而察之善則擴充惡則克治乃能不離道也夫天下之事物至繁則道之散見於天

下者何可勝窮而君子修道但先慎獨者以天下之理皆本於性性卽道道卽性修道所以率性性不待於外索修道豈外吾身而修如人心有喜怒哀樂固應事接物不可無也然發於外而後有此名若其未發渾然在抱不參毫髮之私則謂之中中在身中人不可得而見然果存乎中之本體則萬理咸備是天下之大本也本此中而率性以行凡喜怒哀樂之發皆中其節則萬事咸理謂之和是天

下之達道也性體如斯故君子由慎獨而精之極之於無聲無臭而有以全天命之本然則致其中矣本慎獨而發

四書性解  
四  
之極之於萬事萬理而有以協人心之至順則致其和矣  
中者天地之定理萬殊所以歸於一本和者萬物之至情  
一本所以散爲萬殊誠致中和則靜極而得天命之自然  
天地位焉動極而得率性之至當萬物育焉天地至神萬  
物至賾而位育皆在一性此所以修道者祇自全其天性  
而非求諸難能不可知也○人爲三才之主無人則天地  
之功用亦窮然人之所以貴者以其得天地之性也傳曰  
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此語至精命字先儒作猶  
命令解是天自爲天人自爲人下文致中而天地位說不

去且性本無聲臭如何命法語義亦窮張子云在天爲命  
在人爲性得之矣子思因當時言道者流入高渺特以中  
庸立說人性卽是天性此何等平常然至神至奇卽在至  
平至常之中所以爲中庸詩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命字  
如秉質意天之廣大高明無所不統然其生化於無窮流  
行而不息有箇主宰之理在易有太極是乾坤之眞精卽  
天之命也惟此太極之粹天以之清地以之寧人以之聖  
本無二理故名曰道特分而言之不得不異其名以析其  
解子思言天有所以爲天之理是爲天命人爲天地之心



獨得天命之全此之謂性性既爲天之理則人果能率其性善之本體而所存所發莫非天理此之謂道第人性雖卽天性而受氣受形其間清濁厚薄氣化之雜不盡純乎天命則氣拘物誘遂失其本然聖人全己之性則心一天心道一天道或爲君相爲師儒因人之性而制爲禮樂刑賞裁其太過輔其不及修明大道使人各全乎天命此之謂教語意直截了當本無難解後儒紛紛議論不本諸天理實踐而求諸語言文字愈辨愈惑轉令本文塵封今愚但就白文口氣繹之其諸家論說難以徧摘老子曰有物

渾成先天地生儒者斥之不知老子之意言天地成形之後道在天地而天地未形之始道本無名道之一字固自後人名之而太極之初天地非有又將何以名道夫子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又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夫天也而有以統之乎統天之理非卽太極乎老子所謂渾成先天地生者非卽此意乎第天地卽太極太極卽天地自其未分未形言之則祇可言太極不可言天地自其已莫已形言之則可以言天地亦可以言太極前聖言之而未畢宣其旨後人遂拘泥而不得其會通盡性至命之功

其可緩乎蓋天之命卽天之性命所以生生之意性所以存主之意其實一也此章爲人性溯原故曰天命言天所以生之理卽人之性祇此一句其義無不該而全部中庸在是矣性字舊兼人物言蓋爲下文育萬物張本及後文盡人性物性云云覺物皆有性故兼人物言然天之性至粹所謂乾元統天之氣氣也卽理也非凡理氣之成形成色者可比天命之謂性蓋指其粹然者言之而物之分其一端者亦包括於此粹然之中萬物之性理之偏者也人之性理之全者也先儒言理多不敢以氣言不知形形色

色之氣則有粗有精而太極之眞卽氣卽理專以理言理本無名無象著於形色而始有名象從其原言之則不得以其散著爲本體也故仁義禮智信爲五性然五性祇是一性性之澄然在中者無貳無雜性之自然順應者悉得其宜是皆天命之本體而非強以相赴益其本無故曰率性之謂道也前人謂在天爲元亨利貞在人爲仁義禮智其誤愚已於周易乾卦文言明之又云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通復者陰陽循環消長之機一誠所貫義無大失而以元亨利貞分貼則難通蓋道理聖人已是說盡必另

立名目以己意參之而按諸天理身心不合則爲臆說故  
愚嘗言凡言道必如王天下章所言本諸身六句均一一  
符合方是大道稍有不合卽爲偏駁也董仲舒春秋繁露  
以五行配五性蓋不知五性祇一性猶五行祇一太極鄭  
康成以木神爲仁金神爲義火神爲禮水神爲信土神爲  
智宋儒以水屬智土屬信於理未爲大謬然以解此章性  
字則爲支離大文明言天命之謂性一句已了其他曲說  
尙多茲不悉贅○道也者四句一反一正總以明性外無  
道道外無人戒慎二句特舉所不睹聞以該睹聞是故二

字從不可離生來旣須臾不可離則雖不睹不聞皆道之  
充周布濩安得不戒慎恐懼○莫見節又申明不睹不聞  
必戒懼之故不睹不聞卽隱微卽是獨隱言其地微言其  
幾已所獨知常人以爲隱微故子思特地醒之曰莫見莫  
顯而以爲君子必慎於所獨以其非隱非微也故字從莫  
見莫顯生來語意相銜次第不爽若曰旣常戒懼於此尤  
加謹焉則不睹不聞又何地也不睹不聞尙不足爲隱微  
則必其猶有可睹可聞之跡乎○喜怒哀樂節就性之本  
體而言以爲下文張本非謂人人皆有此中和蓋性不可

見卽情可見故就四者未發以明受中之始其理如是性無不該故致中和則位天地而育萬物以文法言之則脫接者也以義理言之是復從天命之始推原其體段也人性之中卽如太極之渾含故曰大本發而爲和如天生成萬物無心成化故曰達道惟人身之理本與天同故中和如此此虛說性卽天命之意以起下致中和就現成性體說非謂人人皆能作是觀下文致字方是學者修道以致中和凡人一念敬靜一端合宜亦是中和然不可語乎性之全體也且本節尙未說致中和功夫○上文言中和之

體用如此故學道者戒慎恐懼靜存動察祇欲全中和之性量一致字中該括許多功夫在存理之極而渾然者天地同其廣大高明覆載非遠六合非遙天地位焉矣忘私之極而當然者萬物安其血氣心知竝生竝養仁至義盡萬物育焉矣位育不必說到得志乘時聖人盡性而合天無處不中和夫子不感知命中也耳順從心不踰矩和也推而言之孟子曰存心養性所以事天文王之德之純亦如於穆不已其中如是故止仁止敬等和卽如是中和之體和中之用中和祇全得一性字自事物言之則曰道前

人兢兢辨動靜體用恐人誤認究之動靜一原體用相資  
純一之至而靜固靜動亦靜則中也和也異其名不異其  
致也靜則萬善俱含動則一以貫萬非實能致者烏足知  
之

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

上文言道而欲人致中和是總冒文字此乃引夫子之言

中庸以為己所以作此書之意蓋道一申而已夫子恐人驚於高遠以庸明之子思據以立說為異端曲學正其趨此章則其發端也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

右第二章子思引夫子以明道本中庸救時人之失並挈言君子小人迥殊起下文也

附解道本精微第精微即在身心之內日用之間故夫子不僅曰中而曰庸中字自堯舜以來已早言之夫子著一庸字使高者俯而就卑者仰而企正所以使人就乎中至子思時妄誕益多矣子思述祖德以立言此章如時文之開講點出中庸二字為作書大旨分出君子小人起下文九章之意其稱仲尼則固天下人之公稱而以為此理發於仲尼亦天下人之公論也後文祖述章擬孔子於天地亦

稱仲尼意亦如此兩論書法於門人記述則稱子於君大夫問答及他邦則稱孔子茲獨稱仲尼固非漫然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言君子小人相去甚遠由中庸與不中庸之故耳下乃摹君子小人之情狀道原於性天下無無性之人則宜無道外之人何以有反中庸者哉不知中庸之事不過五性五倫君子小人皆不外此而立第君子之中庸也其平日盡性踐倫已有君子之德而臨事又能戒懼隨時處中故中庸獨歸君子小人之中庸也彼非能外五倫五性而生特其平日無養性明倫之學素有小人之心

而臨事又復自是無所忌憚故雖有似中庸而實反中庸或疑小人句少一反字不知夫子正妙於言小人也試思中庸之事不過日用倫常其人則父子君臣五倫之人其理則仁義禮智五性之理其爲用則自動靜語默以迄於天下國家之大何人可以外此爲生故小人亦中庸人也第其所謂中庸者任私徇情未本乎天理之正而合乎至當之則方嚶嚶然自以爲中庸也而已無所忌憚矣盈天地閒大率多類此此聖人所以特揭言之也朱子從王肅程子本加反字而疑諸說之非蓋未卽上下文立言之意

細參之小人之中庸若鄉愿胡廣之流尙不在內世有日  
言詩書道德而內無敬靜之原外無精義之學自謂忠而  
非忠自謂孝而非孝方鄙夫仁義道德之士舉世樂其便  
己而不以為非中庸之道遂至日以淆亂夫君子思已早  
慮之故於反中庸之小人而曰小人之中庸也若曰彼亦  
自以為中庸也而適成為小人之無忌憚而已

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  
中庸之道至精至微而實至平常故嘆其至民之鮮能則以上無教化之故子思又引子言以起下文也能字領下數能字

右第三章承上而嘆中庸之鮮能以起下文其曰民者責

在上也蓋聖賢以道誘民而又歎化導之無原也其仁至矣

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  
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  
知者之知去聲○道必真知而後力

行亦必能行而後能知質之偏者則或過或不及故夫子互言之欲人知行交盡其功也朱子曰知者知之過既以道為不足行愚者不及知又不知所以行賢者行之過既以道為不足知不肖者不及行又不知所以知於互說之意最明也  
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  
承上文而嘆之道不可離如飲食然知味喻深知而饜餗之也

言道非難知

右第四章申鮮能之故過不及者日在道中而不知其道

猶日在飲食中而不知其味然知味非難則知道亦易特無如過不及之不自化耳慨之正所以勉之

附解上章言民鮮能此章指出兩種人賢知是資質較優之人非真賢知也若果賢知便真知力行矣知行二者不可相離夫子特表二等人而爲之名交互言之知者少行的功夫故虛誕而過愚者終不肯行故終於愚賢者忽於卑近則以其庸而不屑於知不肖者不能行故不求其知兩面說來總見知行相需作時文必條分縷析不可侵越言理則初無二也人莫不飲食二句警醒斯人誘以行道之

易世安有飲食而不知味之人乃日在道中而不知道是如日飲食而不知味以飲食之味喻中庸之理知味非難知道亦易前人誤解令夫子語意不明至有粘煞不知味解者奚啻捫燭扣槃之見耶

子曰道其不行矣夫

夫音扶○承上文而歎之不行道不明於世也

右第五章承上而歎過不及者之爲害

附解以上三章語意一串此章收足上文語氣耳下文言舜之知顏子之能守君子之自強皆無過不及之弊道必如是而後行講家因朱子由不明故不行一語紛紛聚訟何



其迂窒此章行字與上章行字微別上言人不行道此言  
道不行於當時蓋承上兩等人總嘆之子思節取聖言以  
己意貫串之嶺斷雲連文法亦入妙矣

子曰舜其大知也與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執其  
兩端用其中於民其斯以為舜乎

知去聲與平聲好去聲○舉舜之知以為行道之則凡知之過不及者自是自愚耳好問好察則無遺善隱惡揚善則有以來告善之心執兩端而用中於民行道之實由知之真也歎舜之所以為舜以勵人朱子曰兩端猶言兩頭

右第六章言知如舜而後道可行以其無過無不及也

附解引孔子之言舜以明知之無過不及道所以行舊註不

自用而取諸人於夫子本意得矣於子思引述之意則第  
道得一面蓋過者自是而不求人不及者自昧而不知人  
故子思引子之言大舜以明知之即行所以異於上文所  
云好問則至虛好察邇言則無遺善隱其惡而揚其善則  
凡來告者自幸無失在舜本行所無事而在人則樂而就  
之矣執兩用中朱子曰非在我之權度精切不差何以與  
此極是此二句是能行實際然非知之至不能故為知行  
並言非專言知其斯以為舜乎歎想不盡子思則以激厲  
人也人心莫不有知過不及之弊半是天資半是學力中

中庸第一大段祇反復明行中庸之難由知仁勇難全此章未及推到大知之故祇以舜作個榜樣學者欲實踐躬行則不可不知其原好問好察孟子所謂若決江河好善之本量如斯邇言亦有精義程子之說得之惡祇是不善非爲惡之惡在告者固以爲善舜則知其不可用而隱之隱不斥言其不善揚白其美於眾人朱子所謂光明也執兩端二句言之之事得善而精義以行民咸就範此惟窮理盡性之極乃然若平日無功卽彷彿大舜亦無是處蘇東坡發策詢晉武平吳獨斷而興苻堅伐晉獨斷而亡韓

魏公政典問東廳文章問西廳而不從范文正公用任福而敗司馬溫公力反新法而不聽蘇子瞻激成紹聖之禍故至虛至明至公非有大人之學者不能也諸葛孔明才智卓矣而自許則惟謹慎至於成敗利鈍則曰非所逆觀集思廣益則曰諸君勤攻吾之短其亦得聖人之意歟三代下少全材非天資不如古學造於大成者少耳荀非深造自得疇不河漢斯言

子曰人皆曰予知驅而納諸罟獲陷阱之中而莫之知辟也人皆曰予知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

予知之知去聲罟音古獲胡化反阱

才性反辟與避同期居之反○朱子曰罟網也獲機檻也陷阱坑坎也皆所以掩取禽獸者也凡人世非禮之事皆罟獲陷阱也徇欲而入其中若納之者然擇中庸而守之則無是承上章而反言是知之所以有過不及故行之難也

右第七章引孔子之言不知以起下文

附解世人孰甘自居不知第徇其私見不顧義理之安甚至亡身殞命而不惜豈知君子順理而行理之所安即顛沛猶吉也理之所否即榮適亦凶也中庸之道祇是盡性盡倫全乎心理之安凡不合乎天理者世人以為得意君子以為罟獲陷阱夫子此章正是此意子思引之以明人之不知祇為不擇中庸而守之守即是行兩人皆曰予知相

承說言舜之大知如此蓋其知之也至精行之也至當而世鮮能者人皆曰予知矣而乃惟徇私欲逐嗜好即患害當前亦不知避凡非理之事如罟獲陷阱然乃驅而納諸其中而莫之知避也所以然者禍因惡積福緣善慶誠於中庸之理力行無怠必求心理之安而無僥倖苟且之意罟獲陷阱何因而至乃人皆曰予知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夫子之言如此故欲行中庸之道貴乎知而即守之時解以料事之知謀理之知分貼二句其說非也理即在事之中事必以理為主不可強分夫子教人免於罟獲

四書傳解  
一  
陷阱祇是中庸之道非欲人背理而趨利周易一書爲君子謀不爲小人謀卽此理也小人素無德行有獲咎之理聖賢以仁義爲安道德爲樂卽蒿目時艱而不肯枉道徇人至於人倫之變積誠以感動之多方以調全之忠孝之念甚真而柔順之道亦至如文之於紂舜之於瞽瞍以至仁至敬之心行之卒之暴主頑父皆爲感孚則知中庸之道卽辟咎獲陷阱之方他如身世周旋以道自守仁熟義精無入不得更無處非守中庸之效若夫忠臣孝子義夫節婦至性激發不顧利害而爲之卽不幸罹於凶害亦不

得以爲非中庸若必求遠禍患而妄生私智則喪其天良豈特不合中庸且不得爲人矣惟聖人之時中如龍德而不可方物則咎獲陷阱如網羅之於威鳳其次素未能得中庸忠孝節義亦堪不朽不然則咎獲陷阱欲免之而無可免若李斯之憶上蔡東門陸機之歎華亭鶴唳不可鑒哉故一言一行一動一靜昧於中庸皆禍機也若五丈原之星顏常山之舌填東海之禽夏門亭之幘非不避咎獲陷阱千里毫釐最當辨之

子曰回之爲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

矣守之固由於知之真如回乃可以行中庸鄭康成曰拳拳奉持之貌孔氏曰鷹胸也朱子曰奉持而著之心胸之間言能守也

右第八章引子之言以明能守而後為真知也

附解子思雜引子言作箇榜樣此章承上作轉言如顏子之能守乃為真知不必與舜較量低昂拳拳服膺而弗失有得輒守然其隨得隨守者既富有而日新一得永得者自積久而高明此真體道之要非真知之必不能篤嗜勤求如此如此力行則亦無患知之不盡矣此子思相承之意也

子曰天下國家可均也爵祿可辭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

能也承上五章而歎中庸之至欲人自勉也均平分與人不能也辭爵祿不貪也廉讓輕生皆可勉強而為若必求

其天理之極則不可僥倖而致蓋必自強不息始漸造其精不可能非難其詞以阻人猶是前章至字之意

右第九章承上起下欲人久於其德

附解子思以中庸二字誘人於道先言不明不行之故而教人以知行兼盡說已詳矣第能擇能守功非旦夕世不少志道之士因無恆二字一事無成其無恆也大抵喜新異求近功故子思又引子言以明道固當知行兼修而尤在持之以久若作輟必難圖功世人不為中庸總因好奇喜

新而遂日遠中庸如天下國家之富人所戀也然苟不審乎義遜讓爲高則亦可均分以與人爵祿之榮人所豔羨也然苟不問公私但以恬退爲高則亦可辭白刃人所畏避也然苟不察是非第以犯難爲勇則亦可蹈若夫中庸之德無新奇矯異惟凡事當於天理必知行並進終身不離非若三者之可以矯於一時誠不可能也欲能中庸者可欲速而無恆耶前人以平治釋均字然刑名法術之治天下不得以爲平治也平治天下國家必如大學所言方可聖人之言必不輕言平治之易故均字淺看止作均分

與人解此句言不吝次句言不貪意自各別也又謂三者亦知仁勇之事亦誤三者皆私意一偏之事如何可以知仁勇名之三者合中庸則爲知仁勇徇私意則不得爲知仁勇出此入彼界限毫不可混聖人立言精當不似常人一偏也不可能不必說得太難第言中庸之德無甚奇異卻至精微所以爲至而行之者當循序漸進自強不息以起下文也

子路問強

強兼人之意蓋子路初學而問此

子曰南方之強與北方之強與

抑而強與

與平聲○朱子曰抑語辭而汝也而強謂子路所宜有之強別白而誘之言

寬柔以教

不報無道南方之強也君子居之衽金革死而不厭北方之

強也而強者居之竟柔善誨容人讓入南人之風氣衽席也

學所以化其氣質也南方北方以其概言之則以寬厚存

心質之近君子者故君子居之一則以剛勇為務質之戾中

和者而強者乃居焉則非矣抑故君子和而不流強哉矯中

揚其辭以起下文非平列語也

立而不倚強哉矯國有道不變塞焉強哉矯國無道至死不

變強哉矯故字承上轉下君子之強不自域於風氣也和情

言行而言倚過不及也塞充實意理所得於己者堅固充

塞詩曰秉心塞淵是也四者皆任理以勝人矯不猶人也

右第十章又引子言以明中庸貴自強也

附解知行果能盡其功此中便有勇字在特語言一時不能

盡且渾說人亦不易解故子思於中庸不可能句下又引

夫子之言強以見君子有如是之志力故獨能任中庸之

道蓋天下有等委靡之質知道行道不勝其世俗之惑者

子思特為此等人鍼砭故引子言先分出南北氣質之強

轉到君子自強之學祇是不隨世俗為轉移其強也即知

之真行之至久而不二耳南方之強得君子之一端故君

子居之若北方之強則大不可也而字是言其不當居而

居即二者以言強明二種皆風氣所染君子不為風氣所

拘故獨有自強之道和而中立二句講家多含混張甄陶

較爲分明和以人倫晉接周旋言如五倫之內不盡賢人  
豈有不相往來之理以和處之與物無忤此心未嘗鄙夷  
人也第非道非義之事強以相從則必不可故藹然可親  
者實毅然難犯中立以立身行事言見理甚精稍有偏倚  
必不肯隨人俯仰因彼此均有所偏己獨見得恰好故曰  
中立不倚二字有毫無私徇屹然不屈之象大而君父之  
際精忠大節獨立千秋微而一言一動光於日月此中有  
全副天德在塞字訓未達不甚明白詩曰秉心塞淵蓋德  
性充實堅固之意言平日所學充實浩然故得志與窮困

均不能搖奪塞字正對變字凡可變之物必輕薄淺脆塞  
乃樸實渾成安得有變以塞字明強字之意有道無道卽  
此以概安危之事矯矯然獨出不但曰強而曰強哉矯言  
其迥不同於流俗所以爲理義之強也

子曰素隱行怪後世有述焉吾弗爲之矣

素如素位之素素  
隱夙多曖昧行怪

反中庸也後世有述好異者祖尙之夫  
子言過中之行世雖常有不可爲也

君子遵道而行半途

而廢吾弗能已矣

不及乎中者亦知隱怪之非而遵道中  
輟其弊亦與太過等夫子則弗能已也君

子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唯聖者能之

依乎中庸須  
與不離道遯

世德至而俗莫能知不悔有以自樂而無  
求也唯聖者能之勉人必如是而後可



右第十一章收結上文之意言以中庸爲依而無過不及之弊則不至鮮能前人以至此爲一小結是也

附解自第二章至此反復明中庸之當能而結以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蓋中庸卽天命之性無性非人必依乎中庸而後全其爲人遯世不見知而不悔本非因人而有何憂世莫予知德之至道之全也隱怪之流索諸身外而無實半途而廢自棄其性而不知聖人豈然哉末句歎動人之詞聖人不過中庸能如聖人亦祇全其天命之性而已第一支反復勉人之意如此素隱二字鄭康成作儻

字解班固作索字引以証神仙者流其所言九流已多不當引述亦失本旨顏師古始作索字解後人遂因之然實非也易曰探賾索隱鉤深致遠本係好字面與此章文義不類不可假借夫子稱闕文凡義所難解輒改竄本文以就已說豈闕文之道且所改之義亦不精切何不直就本文訓詁也素字作平素解者甚多如此篇言素位易言素履左傳言不愆於素皆平素之意也道本中庸此人平素曖昧不明行事怪僻是自逞其聰明不就禮法之輩以其新奇悅俗世或述之賢智太過半多如此朱子以漢儒識

緯尾生陳仲子當之自是但識緯之說亦卜筮之緒餘陳仲之輩乃矯枉之過正尙不足盡情狀下文言道費而隱後推極於無聲臭中庸平易而亦神奇夫子以探蹟索隱贊易之德不應以索隱爲求道者罪惟作幽隱曖昧解此人城府深峻素不光明是其用智巧於不必用之地而行復怪誕方鰓鰓焉以賢智自詡後人從而倣之皆放棄禮法自作聰明中庸掃地矣神仙之說秦漢而下流俗尙之闢之者亦第以爲妄而已其說始見於遷固之書上世無聞歷代崇奉之者則以爲可長生變化不知自古大聖未

聞久而不死惟其德造乎極心卽天心氣與天合形骸有盡而神明無盡故曰長生世人貪戀富貴妄思久於嗜欲於是雜術紛然爲世病矣至於變化之說聖人以道德仁義變化愚頑是爲點石成金超凡入聖後世以幻化之術爲妙法不知其爲戲玩之具毫無益於成己成人之功二者皆不得以神仙稱也神仙者至誠如神聖而不可知之謂神非僧道妄庸之徒所及知亦非流傳方技之士所可當也班固史遷未知其義首爲之文後遂沿之不可不辨又有以老佛爲索隱行怪者老子爲夫子所稱與夫子言

皆中正之義後人雜術妄託老子遂因之而誣老子可乎  
佛居西域以心性教化夷人未嘗廢人倫也後世出家去  
親謂佛之所傳亦誣其本始佛經道經雜妄多為偽造愚  
以老子與夫子言信其為聖而以慈悲廣大見佛之真不  
外聖人司馬溫公亦早言之矣別有撰述茲不贅

君子之道費而隱費廣博意隱精微意說在下文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及  
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  
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故  
君子語大天下莫能載焉語小天下莫能破焉申言費隱之意身心性命

之理日用倫常之道愚不肖之夫婦可以知而行之及其精  
微繁蹟聖人亦不能盡天地即道也然功用亦有所窮則  
人亦不能無憾蓋道者彌綸於六合之外貫徹乎萬事之中  
大無能載小無能破費者即其隱者之發皇隱者即其費者  
歸之君子則欲人實體之也詩云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言其  
上下察也朱子曰鳶鴟類察著也承上而又言道之易求鳶未嘗不與造化通也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  
乎天地承上文而示人體道之實即夫婦以概倫常日用夫  
道而天地可通故言造端於此而天地之理著也

右第十二章子思言道之費隱而欲人實體之以起下文  
八章之意蓋道本中庸中庸費隱此章以下乃言其實

附解自君子中庸章至唯聖者能之第反復言中庸之道必  
真知力行無過不及始可能之而道之實如何尙未言也  
此章乃點出費隱二字爲正面入手文字道祇是一理人  
性卽天理君子體道則人天合矣故以君子爲道之實費  
無乎不在隱精微莫測費無不隱隱卽在費二字分析不  
得予思卽道之全體大用渾括而言是於難言者想像言  
之下文語語作形容指點之詞夫婦之愚不肖卽至淺近  
者而言聖人天地卽至高明者而言可以與知與能以其  
各有天理之良也有所不知耳目聞見之所窮如書籍之

繁萬物之蹟可以知可以不必盡知者也若夫天命人心  
之原經紀倫物之大者則聖人固早知之有所不能百工  
技藝之末無關忠孝人紀之事可以能可以不必盡能者  
也若夫盡性盡倫之事隱顯出處之宜聖人固無不能之  
聖人所不知能可以不必知能者也然一名一物莫非道  
之所在則道之費自非聖人所能窮天地卽道也天地之  
大人猶有所憾者天地能生之而不能養之能養之而不  
能教之必待人功輔相裁成若非聖人爲之君師天地有  
許多留憾處人猶有所憾非憾天地之偏以道之難盡治

也侯氏以問官問禮等語解知能已誤以覆載生成之偏寒暑災祥不正解有憾亦誤覆載無偏生成有偏其偏也氣化爲之人事失其正而後然也不反求諸己而咎於天則以爲天地有偏不知道在天地本渾成無少渣滓特人物自駁雜耳故邵子以爲天地有盡時者不爲知道舊以體用分貼費隱亦誤體固隱用亦有隱如聖人精義入神義在顯處其精當出人意表便是隱此隱字不作幽深隱闇解作精微解緣就道之全體大用渾括處言指出費字實際無所不在實精微難測也及其至至字非極至之

至猶言充類之盡意鳶飛戾天節承上節作轉乃指出上下察以明道雖費隱然卻昭著在耳目之前隨時隨事有當盡之理鳶飛魚躍鳶魚之性得於天之自然鳶魚自適其飛躍即可戾天于淵且鳶不知有天而飛則戾之魚不知有淵而躍則于淵鳶在天而魚在淵各得其所各安其天凡天地間流行品物皆可作是觀凡自天子至於庶人各盡其道各踐其形亦皆如是觀上下察是欲人實體諸身心不可遠求故下緊接造端於夫婦蓋道之費隱上文已詳此節原非複說作舍吐不盡之詞仍言費隱則爲重

四言性解  
復且拈花微笑棒頭一喝竟作禪語虛鋒矣然佛言真空  
不空妙有不有卽費隱之意一切福田不離方寸卽上下  
察之意儒者必非之亦爲故相貶斥如青青綠竹莫匪眞  
如粲粲黃花無非般若羅整菴辨云佛氏於翠竹黃花之  
外別有眞如般若吾道於鳶魚飛躍之中便見天命率性  
然彼云莫匪眞如亦不過言道無不在能全眞如則一以  
貫萬無處非此理之發皇耳究之物理止道之緒餘惟性  
爲道之全體佛言眞如般若卽是性但語不同耳僧流以  
知覺之心爲性則將謂心之所在卽道之所在其失非小

羅氏所見亦止如此而又闕其言不知己之所學亦與同  
也夫佛以虛無清淨爲存養之法蓋人心難制必虛無而  
後可以凝道又曰度盡眾生方得成佛卽修道以仁苟不  
至德至道不凝之謂非言人倫日用皆虛無也廢人倫者  
西方夷俗中國僧流廢人倫爲其本鰥寡孤獨藉以養身  
佛有妻有子奈何誣之清淨卽人欲淨盡陋劣禪宗不知  
佛之眞如卽是渾然天理乃作棒喝語者箇作麼些子如  
是以虛詞煽誘自謂妙明慧解所謂口頭禪也歷代文人  
師之於聖人天性倫理亦作影響參悟語又儒家之口頭

禪而中庸一書尤甚今予一一就本文解之一切當辨甚多茲不悉贅末節總結上文言道之費隱如是而實昭著於日用之間是故君子之道從日用切近行之卽如夫婦至親至近狎而易玩然天命之性人倫之本卽起於牀第之間君子慎獨修身正己齊家造端乎夫婦而果盡其道則正內正外陽教陰教各得其宜天地之陰陽和而風雨時品物章而萬民育皆是理也語氣是從上兩節總括指明尤爲親切有味造端夫婦義理包孕無窮易之爲書也乾坤父母而生六子三男三女幹造化之綱維而坎離實

括其樞分之爲五行散之爲萬物蓋不可以言語窮而人身受天秉地以成性命則尤其精焉者也夫子曰一陰一陽之謂道道本天地天地爲人父母此性命之根極於陰陽者其理精父母爲受生之天地盡道則誠其身以及父母此性命之胎育於父母者其氣全賢愚之所以分人物之所以異天地也夫婦也如何造端如何及其至非實致其功亦安能知致功之法奈何亦曰戒懼慎獨存養其天命之良推極乎泛應之當久之而中和在抱形神精氣無弗與天地相通則人身亦具太極二氣流行無間而萬化

一元相孚人也即天也中庸一部皆言此理此第略而言之

子曰道不遠人人之為道而遠人不可以為道此下乃言求

人道即天理人之所以為人為道止自全其為人之理耳詩云伐柯伐柯其則不遠執柯

以伐柯睨而視之猶以為遠故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覲研

○朱子曰柯斧柄則法也車人為車柯長三尺博三寸厚一寸有半睨邪視視正視覲其手內之柯而視其所伐之柯也

引詩而言所伐之柯其則即在此柯然其則猶遠惟道即人

謂不遠人以為道也忠恕違道不遠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盡其

之心而無妄曰忠推心度人而各得其情曰恕以是為道則去道不遠下二句解忠恕之義言為道必本於忠恕也君

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求乎臣

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所求乎朋友先施

之未能也庸德之行庸言之謹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餘不

敢盡言顧行行顧言君子胡不慥慥爾子臣弟友絕句行平

恕必本慥慥以行夫子自謙之詞子思引以為法子臣弟友

即四端以例其餘未能忠恕有歉也庸德以下乃推開言君

子體道之實一氣趕住末句率於性故曰庸行全其德也言

以明德謹慎其機也凡庸德庸言皆如此而常見為不足弗

送其有餘要使言行相顧無稍懈縱君子亦

何處不慥慥也勉人務為慥慥慥慥樸誠意

右第十三章承上而言道不遠人欲人以忠恕體道慥慥

而幾之



附解上文言道雖費隱實上下昭著造端夫婦其至察乎天地發其端未竟其說也此乃引孔子之言明道不遠人力行忠恕將以慥慥之心即可全道語意直截了當舊註誤引張子而講章傳會之遂令上文承接之意不明若道不遠人者夫婦所能丘未能一者聖人所不能皆費也而其所以然者則至隱存焉尤爲支離此章示人以體道之功非覆解費隱其謂下章放此者亦不可從也會子之言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此章云忠恕違道不遠或以滋疑不知子與會子之言本無二理會子恐人向一貫索解而

不力行忠恕故曰而已矣明下學即可以上達也夫子承以人治人說言人道雖精微忠恕行之亦可漸企於神化故曰違道不遠今試有人於此言行忠恕無適不然則爲子必孝爲臣必忠推之人倫無處不宜以此思會子之言尙有不可一以貫之者乎然置一人於此忠恕自盡力行無忝而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未必遂逮以此思夫子此章之言非所謂違道不遠者乎夫言豈一端而已夫各有所當也要之此章道字承上文費隱來當如此說會子誘門人學夫子當如彼說理豈有二哉庸德庸言講家

以子臣弟友說亦是而語反罣漏不如推開說義尤周匝而四者自在其中蓋夫子之意亦就四者明道之難盡非謂庸德庸言盡於四者德言曰庸以其為率性之理德實有諸身意言宣露於外意行字作平聲讀對謹字言一一實踐非徒言也下二行字乃讀仄聲蓋在在慎其言行不敢以為能也二句已有顧字意下二句始承明之通節神理趕住末句夫子擬君子慥慥之心言已不能然子思引之則欲人如君子之慥慥以為道也

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

承上而言君子之慥慥不外反求而先言素位無外願也

人各有位盡其所當為而無暇外慕所以為慥慥素所常為也

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

乎貧賤

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難行乎患難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

難去聲○申明素位之意即富貴四者以該安危順逆之遇隨其所值皆能行其道而無愧非全德不能也

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正己而不求於人則無怨

上不怨天下不尤人

援平聲○又明不願乎外之意陵下援上皆由己不正而求人者也君子不然

故無怨無怨人敬服不怨益畏慎尤猶責也

故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險以徼

幸易去聲○承上而結言之以理為安所居皆順易而成敗不計徇欲為樂所行皆險阻而徼幸成功君子之心非小人所可

擬也子曰射有似乎君子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

正音征鵠工毒

反○正鵠皆鳥名畫布皮為侯侯中畫正鵠以為的大射張皮侯而設鵠賓射張布侯而設正上文詳言君子而此引子

言以明之欲人反求諸身則可以體中庸矣

右第十四章承上章而言慥慥之實凡事反求諸己無愧於其位中之道而已

附解上文慥慥二字是夫子狀君子樸誠之意自庸德之行以下便句句是反求之功子思故引申其說言君子何以慥慥凡人皆有位而不盡其道如爲臣卽當忠爲子卽當孝推之於百爲有一事便有一事之道君子卽其位中所當爲之理而行不計其他也次節申明外字富貴不淫貧賤不移夷狄亦正己化眾患難則守義不渝無入不自得

其天定矣理至純矣下又申言不願乎外之概人惟不盡位中之道故有願外之心若陵下援上皆不正己而求人則陵與援不惟無益而且府怨君子惟盡其位不求效於天不求知於人故安居義理之常順易自得以俟天命小人則不盡天理凡事行於危險之途以僥倖有成悖理便險卽成亦爲僥倖所以然者君子惟知反求而已故引孔子之言明之命卽天理順理卽是順天常人誤認則分理與天爲二而一切趨避之術興五倫之道裂矣最當細辨忠孝節義不朽於天機械變詐不得爲人遇之亨否何常

全此天命與天地參可矣

君子之道辟如行遠必自邇辟如登高必自卑詩曰妻子好

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耽宜爾室家樂爾妻帑子曰

父母其順矣乎

辟譬同好去聲耽詩作湛亦音耽樂音洛○此乃正言為道不遠人之故以起下文誠字

卑邇道不遠也登自卑行自邇不遠人以為道也莫卑於妻

子莫邇於兄弟而能盡其道父母即順順心安而親愛之也瑟琴和而得其正既翕相親而同志和樂且耽久而彌篤也

右第十五章即卑邇以喻不遠而實指其事以示人

附解上文言道雖費隱實不遠於人但為道者當以慥慥之

心行忠恕之道引子言庸德庸言君子不敢自足所以為

慥慥而以己意申明之素位不願外即慥慥也慥慥之至

自然無入不得居易俟命人生身世遭逢安得事事如意

君子何以無入不得只因凡事返躬自責則身世一切坎

軻皆平矣然則道雖費隱為道不遠人祇在反求諸身身

非可言遠也而身外之事安得不以為遠恐人疑反求諸

身己道雖盡人世一切遭逢情志各別順逆不同未必可

以一身平之故又言為道不遠此身正如行遠登高必自

卑邇卑邇者遠與高之始也五倫惟君臣朋友以義合者

也其三倫父母兄弟夫妻則人人不可離亦至邇至卑此

三倫中惟父母為尊在一家為至高至遠者欲得父母安己之養樂己之賢夫豈易易然不知父母所愛者子姓而已兄弟與我同此父母妻子與我同事父母且朝夕在父母之前而承歡二字罕能之豈父母必不順子之意哉我不能仁讓篤至恩誼諧和即左右就養備極殷勤父母亦必不樂詩云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則正內正外宜家之道盡矣兄弟既翁和樂且耽則相敬相愛形神之孚久矣故夫子讀此詩而言曰一家之中果如此所云斯時之父母其順矣乎蓋深嘆其美而以為兄弟妻子最不易如斯也

此非即卑邇通乎高遠之証乎凡天地間無限經綸萬態千狀以言高遠詎可枚舉而君子從容治之而有餘不外此身之道以通之即一家如此而天下之事業可知矣其所以然者則以道得於身誠自無所不到下文乃詳言之

子曰鬼神之為德其盛矣乎

鬼神造化氣機之靈而陰陽之用所恃以行朱子曰德謂性情

功效是也盛言其充周莫測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體物而不可遺  
其盛之實萬物皆理氣之迹而鬼神實司其功用故視聽雖弗見聞然物必以之為體而不可遺也朱子曰其言體物猶易所謂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  
齊側皆反○朱子曰洋洋流動充滿之意愚按齊明齊其思慮之不齊而致其清明也此即祭

祀之鬼神以狀其盛人心之靈本乎造化其敬畏鬼神天之  
 良也祭祀之禮所以達其本心之誠齊明盛服以承祭祀人  
 心之良不能自肆其原則鬼神實使之詩曰神之格思不可  
 洋洋如在神之靈與人心本一氣也度思矧可射思度待洛反射音亦詩作斲○鄭康成曰格來  
 盛如此人當敬畏而不可忽蓋夫子教人正心以承天心於鬼神謹其幾也夫微之顯誠之不可  
 揜如此夫夫音扶○不見不聞微矣體物不遺則至顯誠謂  
 地之靈亦聚之即鬼神可以知矣此謂鬼神

右第十六章申卑邇通於高遠之故而即子言鬼神以明  
 在一誠誠者天之道誠之者人之道人天本合一莫能載  
 莫能破者豈外人倫日用哉

附解子思本因異端言道多涉荒渺故特述夫子中庸二字  
 作此書乃此章忽引子言鬼神講章遂用述誤而談道講  
 學者紛紛糾結矣不知道止是天理天理無聲無臭成形  
 成象而始有可指名人為天地之心獨得天地之菁華菁  
 華者何即陰陽之靈也一陰一陽之謂道而鬼神者陰陽  
 之靈人無不秉此陰陽即莫不秉其靈而謂鬼神與人相  
 遠乎夫此陰陽之靈固一氣耳而宰氣者理理之妙者神  
 神氣相須如環不可以兩分故氣之所在即神之所在神  
 之所在而氣以變化不測鬼即神收斂之名神即鬼發舒

四書心解  
之處鬼神之在天地者如斯此鬼神之正所以在天爲星  
辰在地爲河嶽萬古而不朽也若夫散而爲萬物皆分陰  
陽之精氣卽皆有鬼神然牯於質習於汙駁雜之氣多清  
明之氣少鬼遂與神分途矣此章言德之盛專就鬼神之  
正者而言子思曰中庸之道至卑至邇卻通乎高遠如詩  
言和妻子宜兄弟父母其順此中感通之故豈有他哉誠  
而已矣誠基於一念之微而其究通乎天地家庭之際至  
性感孚其一端也夫子不嘗云乎天地閒形形色色莫非  
道之所寓而其主宰之變化之令人莫可端倪則鬼神之

爲也鬼神之爲德其盛矣乎何以明其盛也凡物有形皆  
可見有聲皆可聞而鬼神視之弗見聽之弗聞則宜其荒  
渺矣然物莫不秉氣而生理實爲之宰理之精妙不可方  
物者則鬼神也鬼神在理氣數之先物必賴之以成形鬼  
神存於天地人之間物必得之以爲用是其爲物之體而  
不可遺者也試卽祭祀而觀之鬼神非邀人以媚享也然  
而人心之良不能自昧感發於天命之性自動其悽愴恍  
惕之心莫或使之而若或使之天下之人皆齊明盛服以  
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則夫鬼神之體物

不遺可概知矣故大雅抑之詩曰天人本無二理人心動  
繫天心天不可見也而神則可見神者秉天之理而鑒乎  
人心神之格思不可度思時時戒慎猶恐有咎矧可厭射  
而不敬乎夫鬼神無形與聲則至微矣而體物不遺則又  
至顯夫微之顯鬼神之爲皆實理充塞之爲也誠之不可  
揜如此夫夫子之言鬼神如此此以見天下之物莫非一  
誠之所貫注淺之不過日用行習精之卽以通幽格冥此  
道所以至中至庸而又未嘗不至費至隱也微者卽其顯  
者之本顯者卽其微者之微豈有二哉子思引夫子之言

承上起下如此講家誤會令上下文不貫而影響聚訟之  
談由是多矣夫道本中庸而民鮮能之者何哉太過與不  
及兩途耳高者求道於日用之外而人倫不修卑者視道  
爲難能之行而甘自暴棄不知天地人神止此一理如大  
路然必共由之故曰道行道必以誠誠之一字小而言之  
不過不欺不惑而已充其義則必天理渾然毫髮無私如  
下文盡性所云方是誠字分量此書全部以誠字爲骨子  
思先從源頭說起反復言能中庸者必歸聖人次點明中  
庸之道至費至隱恐人阻於嚮方卽引子言不遠人以爲



道教人以慥慥行忠恕事事反求即可無入不得道固極  
平易矣然平易之中卽有神奇至神至奇卻至平易所以  
名爲中庸下接言卑邇卽高遠之階而卽家庭和豫以見  
其概聖人事親如事天亦事天如事親天地一父母也父  
母順而天地有不可合者哉此中便有誠字在下文可以  
直接矣何乃引子言鬼神蓋誠者真實之名凡實有者則  
物而不化不可以言誠也若不實而虛又幻而無着亦不  
可以言誠也惟鬼神至虛而實至實至實而實至虛超乎  
形色之表寓乎形色之中不可以迹覩不可以智求誠之

流行布濩於六合間者卽此顯然可窺故特以此明誠之  
義而天地人一氣貫通之理俱該括焉世俗不知人身本  
可以參天地人道盡而天道卽通於是賢智淺視倫常入  
於誕妄愚不肖高視天命流於卑汙若鬼神之說尤高明  
所屏斥庸俗所爭趨其原皆由未識天人之故耳誠能卽  
中庸一書身體而力行則必知天地本與吾身相通而忠  
孝所以乾坤並壽今已詳註本文不更爲贅說識者鑒之  
兒子松文進而問曰中庸祇在人倫日用非誠不可而鬼  
神不覩不聞又何必以爲言子思此章不似啓後世神怪

之說歟曰常人求鬼神於倫常之外故日見其惑君子敬鬼神於衾影之間則日精其修子曰敬鬼神而遠之敬非媚以求福所以糾心也故言務民之義而並言此子又曰言行所以動天地也可不慎乎行動天地可也一言何以能動天人在天地殼子裏如物在人腹中豈有腹中之物而謂我不關心者乎緣天地祇是一氣渾成流行不息其主宰之者曰帝變化不測者曰神神之一字就天地言則夫子妙萬物而爲言及此章體物不遺盡之矣就人而言則志氣如神聖而不可知之謂神盡之矣若鬼之一字在

天地則止是陰陽之靈在人物則半由氣質清濁之偏兼山川草木飛走之儔感受氣化不齊是以變態雜出君子體天之道合天之氣以天之心裁成一切帝謂可以潛通中和敷於萬彙此書已詳言之而降龍伏虎役鬼驅神自來爲民捍患禦災所以爲不朽之人者亦往往有之矣若巫覡邪術等不知中庸之道而專就鬼神求吉凶者豈足語於此哉夫子不語怪神而又曰某之禱久祭神如神在繫易於大人固曰與鬼神合其吉凶矣不爲道何以知鬼神爲道而遠人又何以知鬼神止中庸耶

子曰舜其大孝也與德為聖人尊為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

廟饗之子孫保之與平聲○承上言誠不可揜故惟德動天

愧於天地者也德為聖人則已全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

祿必得其名必得其壽承上而推言大德必故天之生物必

因其材而篤焉故栽者培之傾者覆之鄭康成曰材質也篤

承上言必得其效之故德為聖詩曰嘉樂君子憲憲令德宜

民宜人受祿於天保佑命之自天申之鄭康成曰憲憲興盛

嘉詩作假大也憲詩作顯人臣工也又引詩故大德者必受

命結言大德無不受命而體中庸之德者其

右第十七章承上文誠不可揜而言庸德可以享天心無  
非一誠之所貫注而凡有中庸之德者可知矣

附解子思言鬼神之神之盛一誠之不可揜凡天地間形形

色色莫非道之所在即莫非鬼神所在鬼神陰陽之靈天

地即陰陽之體中庸之德庸德也而即天之所以為天故

聖人全天之道德一天德而天亦應之卑邇固通乎高遠

夫子嘗言舜矣曰舜其大孝也與人子事親承歡竭力皆

孝而必德造其極使吾親之身通乎天地乃為大孝惟舜

也德為聖人凡事天如事親事親如事天者皆一以貫之

而遇合之隆又益遂其尊養之志尊爲天子則以天子榮親矣富有四海之內則以天下養親矣宗廟饗之則上及於親之所生子孫保之則下逮乎親之所遺其大孝若此而非有聖人之德則亦何能倖致也故凡大德之人必有大德之報卽如位也祿也名也壽也皆人世所希倖而難必者大德則必得之其故何哉位祿名壽皆非可以人爲也天實主之天亦何私惟其人之自爲故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篤焉物各有材卽可以自奮其材天不過因而篤之非有加於其材之上故有自篤其材而裁者是能承天

以自貴者也天則培之有自枉其材而傾者是不能體天而自賊者也天則覆之大德之人能自裁矣天安得而不篤之此非獨舜一人然也詩之美成王曰嘉樂君子憲憲令德以此宜民宜人受祿於天天保佑而命之且申之於無已蓋言成王有令德以承天故天保佑之於無已故人特患無德耳果爲大德則必受命於天而爲天所眷顧此德誠於已所以天人合一而中庸之卑邇非果卑邇也○此下三章舊說謂由庸行之常推之以極其至見道之費隱講家因而附會不顧本文語氣於是上下文承接之旨

四書心解  
五  
不明矣今依子思本意詰之夫子卽舜以例凡爲聖人而子思引之又以明庸德之行卽享天心爲行中庸者勸舜其大孝也與一句領下德爲聖人正解大孝之實德本天理德至則不愧於天更何愧於子尊富饗保又言其遭遇之隆益廣其孝思歎羨之詞也然凡爲孝子必尊富饗保而後爲大孝豈理也哉夫子因其德而歎其遇重在德爲聖人句時解多誤次節推開說言凡大德必享天心祿位名壽就世俗所喜言以歆動人懋德耳君相師儒一官一邑無愧其職人尊奉之卽得位也衣食飽煖不徒豢養卽

得祿也令聞廣譽人推典型卽得名也康強逢吉全受全歸卽得壽也不必說到大富貴去三節又申言其故四節引成王証之見不獨舜一人爲然結之以故大德者必受命見德卽是孝孝卽庸德庸德至卑邇也而受天之命卽高遠前後一氣貫注講家不顧義理曲從舊註以大孝爲主謂德字是孝字替身則凡大孝必全諸福孔子不可爲孝矣且本文數故字承接語義全不分明今就本文自然語氣解之誠不敢舍康莊而就荆棘也至受命爲天子其謬尤甚中庸以道教人惟欲人全其天命之性全性卽全

道道卽是德不愧於天更何忝於父母其爲天眷顧亦理  
本相通氣原一貫也上而爲君爲相如堯舜禹湯文周固  
爲受命下而爲師儒如孔孟亦是受命受命祇是受天眷  
顧帝謂文王子懷明德天生德於予知我其天子思豈教  
人修道受命爲天子乎受命二字錯解致人不敢學聖人而  
文王受命亦生出許多妄說解經何可不慎

子曰無憂者其惟文王乎以王季爲父以武王爲子父作之

子述之上文言天人感孚以德義已無餘此復引子言文王以明中庸之教尤必世德相承爲貴父作子述子特

以之望人子思引之亦同此仁壽斯民之意武王纘大王王季文王之緒壹戎衣

而有天下身不失天下之顯名尊爲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

廟饗之子孫保之父作者文王承之則卽文可見武與文異迹矣故畧父作而言子述鄭氏曰纘繼也

緒業也纘大王王季文王之緒德足以承之也壹戎衣一著戎衣而已武王得天下無損於其父之顯名所以爲貴尊富

饗保亦以德能述父言而非誇耀其榮也武王末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大

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斯禮也達乎諸侯大夫及士

庶人父爲大夫子爲士葬以大夫祭以士父爲士子爲大夫

葬以士祭以大夫期之喪達乎大夫三年之喪達乎天子父

母之喪無貴賤一也鄭氏曰未猶老也先公組緝以上至后稷周公輔武王以成子述之事成德統

言追王上祀其一端也追王之事武王已行之周公更詳備其禮三王王業所由隆先公組緝以上不追王者王之不勝

王且無以別於三王也推此禮以及人葬從死者之爵祭用生者之祿卽此以見其述文之善

右第十八章引文王無憂以明德必世世相承然後天心久享蓋承先啓後者人人之志也而不知惟德可久故子思引子言以實之不然中庸之道人且以爲迂遠矣聖賢以德望人實無非欲其久存天理故不得不以是歆動之附解上章言庸德克享天心意重在欲人修德不重在受命但人情無不欲保世滋大若行中庸之道依然困苦流離不久漸滅人亦何樂爲之然德乃天理順天而行天不祐之亦無此天理但德非一時所倖成自古聖人其淵源俱

非偶然而及其身又承以翼翼之小心乾乾之至德是以久而光大無論窮達悉樹範於人倫故作述之事乃修德者第一要事乎思以中庸之德望人固欲人人咸歸於聖賢而聖賢之受天眷顧者人不盡知特就子言文王以明作述一家以德傳世卽以德及於天下此現成一好榜樣不重在武王有天下周公追王等事重在纘緒不失顯名成文武之德蓋聖人道得於身原止修其在己然身以之修家以之齊子孫以之賢智一或得志如舜與文王武周以己之德及人而遂功在乾坤卽或不得志如孔孟亦以

己之德垂教而澤亦及於無窮人人皆有此道卽人人皆  
可以德作述全其德矣卽匹夫而亦可法此子思引述一  
片深心切勿誤認要人妄想作無憂之文王也章意重在  
教人以德爲作述首節詞義已完特武王克商與文事殷  
不同恐人疑其非述故申言續緒不失顯名尊富四句與  
言舜同是德述實際不是誇耀榮遇武王述文之事未終  
周公成之公之所成皆武之所欲成而未及者必舉公事  
武王子述之義始全周公成文武事甚多特舉追王及喪  
祭就一家之事言仍是完作述之義以父子作述者推之

天下使人人遂其天良而文之道遂及於天下矣此章受  
命作受命爲天子解與上章受命事殊而理一明者自知  
之武王續緒句另說言武王聖德足以續緒下又就其取  
天下之易及不失顯名見聖德之美講章粘上說下似以  
有天下爲能續緒者大謬愚已於論語子謂韶等章言之  
事係名教之大不可不辨尊爲天子四句亦見武王益慰  
其承先之心非必須此四者始爲能續緒也緣章首是美  
文無憂故周公成武卽言成文然道理亦本如此此句亦  
是另說一切大德皆在其中下文乃就制禮之大者言之



以概其餘武王伐商泰誓稱文考至庚戌柴望乃稱文王以明奉天除暴本於文王非文王在日已稱王也而後世謂文王受命自稱王其誤可勝言哉武王有追王之志周公成之而備其禮制張甄陶謂改木主稱尊號冢崇三仞之封尸用九章之服是也至先公則但祭用九獻舞用八佾主不易號尸不易服武成稱太王王季文王張氏以爲史臣追述之詞但武王伐商後數年而終必無第追王文考不及太王王季之理且周公時已爲相本章言追王卽謂武王在時亦無不可追王三王是一時本章未言及文

王者因此節是承文德事而省其辭也武王未受命年老而精神不繼凡有志未逮之事皆周公成之正不必武王沒後始成之追王者以明王業自三聖而始大其必祀先公以王禮者亦以爲功德所起不追王者親益遠則禮宜殺此周公仁至義盡處喪服之制三年與期爲重然期爲較輕故達乎大夫而止諸侯而上則不以親故降尊至三年之喪則達乎天子蓋天子雖貴猶是人子故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推文之意以及於無窮子述之事乃毫髮無憾然止是一子述之常耳舊解不得子思立言本意令語

氣不清且下章亦復明者當必辨之期之喪有正期有旁期祖父母兄弟伯叔父母之屬正期雖天子亦服但古天子諸侯無有父在居其位者其旁期之屬皆臣列也故諸侯便絕不為服後世禮制不同期喪不可以古為例又如祖母天子亦服或父沒則承重三年矣晉代欲徬古制摯虞駁之是也

子曰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達通也變通合宜當於天下之人心說見下文夫孝者

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申上文達字之意志事不必盡同而繼述極善所以為達

孝下文特其一二端春秋修其祖廟陳其宗器設其裳衣薦其時食此

舉廟禮以明達孝之大端祖廟已定為七而春秋修之敬謹至矣陳設薦又隨時以展孝思先世所愛玩寶而藏之重日宗器裳衣凡衣皆珍藏祭則設之或以授尸時食隨時之食物也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也

序爵所以辨貴賤也序事所以辨賢也旅酬下為上所以逮

賤也燕毛所以序齒也上文言孝思隨時致敬此復括其宗廟之大凡而釋其用意之周密禮晉

接威儀之禮序昭穆各以其班而不相紊序爵異姓助祭者以位為班皆指未祭時言也序事當祭之時各以其能效職主酌賓曰獻賓酌主曰酢互飲曰酬言旅酬以該獻酢蓋尸飲以普神惠則有旅酬之禮主賓子弟同序立於東西階者皆得舉觶於長故曰逮賤燕毛祭畢而畱燕於寢以兄弟之齒序毛猶老也朱子曰旅眾也旅酬宗廟之中以有事為榮故逮及賤者使亦得以踐其位行其禮奏其樂敬其所尊愛申其敬也齒年數也

其所親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承上文而贊之其謂文王也謂禮樂

皆享天子之榮非文昔日所有武周繼述文王而光大之使其踐位行禮奏樂以敬愛其先是事死亡如生存而為孝之至也死以形言亡以神言朱子曰所尊所親先王之祖考子孫臣庶也

也宗廟之禮所以祀乎其先也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

國其如示諸掌乎上文舉祀事之大畧此復推廣而約言之

天故專言上帝禘夏祭嘗秋祭舉以該凡祭有聖德而後與天通享帝享親一氣相孚故治國如示諸掌也鄭康成曰示

讀如賓置也掌中易為力也

右第十九章引子言武周達孝以明道貴時中如武周之達所以成作述之美而中庸之道始盡善也

附解上文言德為聖人必享天心而尤必世德相承但世德

不易言也聖人之後未必聖人聖人之先亦難一致舜禹  
幹蠱者也武周象賢者也象賢之事且不必定襲前人而  
幹蠱可知子思故引夫子言武王周公之達孝以見凡事  
隨時處中乃為聖人所以教天下後世當勉為聖人然後  
為行中庸之道述子言曰孝庸德也而行之極其至則可  
以推之天下無不宜若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何言之夫  
孝者非必拘拘前人之迹已也天下之事隨時異宜聖人  
之道因時處中孝子以德為孝凡前人之志有未及事有  
未能者苟協於義不必蹈襲前人皆可以變通行之君子

考其設施以爲宜民盡制繼人之志述人之事莫善於此也武周之所爲者多文所未爲而以德成其績緒之功無不咸宜所以爲達孝且卽其宗廟一端言之五廟更爲七廟典制備極崇闋矣而武周孝思之誠非僅以宗廟安侑爲奉祀之儀文而已每歲春秋則修其祖廟恐有不慎致先人之所居漂搖至於先人愛好之物寶而藏之以時陳列如先人之撫玩也先人之裳皆什襲珍藏以時設之如先人之常御也時物各有不同已不敢嘗必先薦之如先人之親飲膳也蓋其惓惓之思不以親沒而稍間其誠如

此而其制爲典禮補前代之所未詳有不可枚舉者姑就其數端言之宗廟之中其人甚雜其職甚繁而同姓之親班次之禮與異姓殊蓋所以序昭穆也誼主親親而不狎禮所以獨隆於本支異姓之助祭者則以爵爲序蓋所以辨貴賤也義主尊尊而不紊禮所以致其優別若夫駿奔之事各以其人之能而授蓋所以辨賢也賢不必一致而皆得効其誠子孫臣庶莫不自達於先王矣迄乎尸飲之後以神惠及人於是乎有旅酬之禮其始也主賓兄弟之子各序立於東西階至是皆得遞舉觶於其長而眾相勸

酬下爲上効其勞至卑賤者皆有職焉所以逮賤也至於祭畢而同姓尙留並燕於寢則於睦族之中存長幼之制以毛髮爲坐次蓋所以序齒也其廟制大概如斯此豈文王所嘗計及者哉然武周因時立制以爲世法不啻文王行之者所謂達也是故今日之位龍衮而居非文王之位也而武周以文踐之天人翕應之休不以爲僭也今日之禮萬國之歡非文之禮也而武周爲文行之世德作求之報不以爲侈也今日之樂九成八佾非文之樂也而武周爲文奏之崇德殷薦之宜不以爲靡也要以文之德可以

承天命而膺九有則今日之制作莫非當日之留遺而且推文之心以及於先王先公敬其所尊而文無不展之孝思及於子孫臣庶愛其所親而文無不周之慈惠雖文已死形不可覩矣而如見其形雖文已往神不可追矣而如見其神事之倍親其禮無所不備實其念無所不周所以爲孝之至而無加也夫孝庸德耳而推極其用王者父天母地敬祖承先必爲天之肖子乃能爲祖之象賢武周本孝以爲禮其大者在郊社圓邱方澤異其制夏至冬至異其時將其寅畏以求無愧於凝承所以事上帝而受天命

者在是也亦在於宗廟宗有大宗小宗之分祖有祧與不祧之異以及合食分薦特享配享其禮甚繁要無非致其敬慎以求無忝所以祀乎其先而報本原者在此也後之有天下者能如武周之德明乎郊社之所以格天禘嘗之所以法祖則誠意孚於幽顯恩義洽乎天人治其國如示諸掌乎夫子之言如此夫一孝耳而武周達之治國亦莫能易此可知中庸之道至常而實至奇凡有能如武周者卽爲君子之時中可以爲法於天下矣○此章承上作述而言以武周達孝明道在時中之意達孝是夫子特地立

此名目天下無印板文字無論常變要在因時制宜恰合道理不特一家作述爲然也而一家已無不然卽達孝可以類推此子思立言之意也若謂通天下之人皆謂之孝孝子豈必人人皆知其孝舜之大孝天下人皆以爲孝亦可曰達孝矣次節正申明達字之義下文舉宗廟禮制以見其概是達孝中一端春秋節言其孝思隨時不懈宗廟之禮節括言其禮之詳到踐其位節緊承而贊嘆之孝之至也至字卽達字意言其精微周備所以爲達末節承孝字作轉言本孝以爲禮天祖可格治國何難又帶起下章

意子思言義理則廣大精微言文法則細鍼密縷宜乎解  
人之不易乎時解分春秋二節一時祭一禘祭言其禮亦  
通而上下文相承之意不明宗廟之禮句專指同姓在廟  
襄事晉接之禮下句緊承此句言講家謂言下通節所以  
序昭穆句如何通耶雖一節皆是宗廟之禮然夫子此句  
第指班序之禮故申之曰所以序昭穆末節宗廟之禮乃  
該括言之若如時講豈不復耶昭穆之說不同多以朱子  
爲主然朱子廟皆東向之說未免誤認而諸儒益滋之惑  
不知廟制太祖居中南向其兩旁分列則左昭右穆左陽

故曰昭右陰故曰穆而非向南向北之謂也左右之廟皆  
各爲一宮以次坐北向南主無東向之理朱子謂室西南  
隅爲奧乃常人所居之室而豈廟制乎惟合祭於太廟則  
羣廟之主皆同遷於大廟室堂中仍以左昭右穆分序兩  
旁如侍太祖者然禘則始祖所自出之帝居北而太祖退  
出南面以配之周公制禮不曰左右而曰昭穆以文王有  
穆穆之德武王有昭明之功因爲是名而子孫因以爲序  
其各爲廟室皆坐北向南如明堂之義若如諸儒之說廟  
南向而主東向其爲堂室門階皆不順矣因孔孟未有明

文而雜見於禮經者不一漢儒以意爲解遂不合自然之  
理勢記曰尸飲五君洗玉爵獻卿尸飲七以瑤爵獻大夫  
尸飲九以散爵獻士及羣有司此章旅酬卽指此時而言  
蓋古者祭必立尸尸旣飲矣君卽分神惠以飲羣臣其無  
執事之子弟等不得與焉故各代其長舉觶又各舉觶於  
其長以相酬酢人眾故曰旅而申之曰所以逮賤非謂尸  
已醉飽乃賓主相酬爲無算爵而置尸於不顧也其禮則  
天子不爲主長兄弟代之燕毛祭畢而徹俎於後寢惟留  
同姓燕仍分昭穆而於昭穆之中又擇其長者居上位爵

與賢皆不論以異姓之賢者爲賓天子自主人故行葦之  
詩曰序賓以賢曾孫爲主也次日釋祭乃行賓尸之禮踐  
其位節其字皆指文王位禮樂非文之舊而莫非志事之  
當然且推文王所尊親而皆愛敬之武周孝思周詳精密  
故爲達孝末節又以其享帝享親之至意推言以爲致治  
所本而子思引以明中庸之旨亦自然神迴意合所以爲  
至文也餘各句典據諸書所有故不贅○子思此書是特  
地發明道本中庸然中庸至平至常實天地萬物無不該  
特行之必自近始故以卑邇言之又以誠字申之誠卽上



文慥慥也誠於體道得之則為德德必為聖人而後可以合天人為一致故即舜與武周之德以明不過庸行之孝作述一家享天心治天下皆不外此道理說得極闊大實極平常奈人莫識覺此三章與前後文義不甚融洽安得不詳辨之也

四書恆解中庸卷下 晚年定本

雙江劉沅輯註

中庸全卷本一章其文次第相循意氣相續本不可以妄分章句第文繁義密今依朱子仍析為三十三章以便尋繹因帙繁復訂為二卷學者幸勿歧視之

哀公問政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

亡則其政息上文即孝以明庸德此乃引夫子告哀公推言

方版也策編竹為之息猶滅也言政人道敏政地道敏樹夫

政也者蒲盧也夫音扶○朱子曰敏速也沈括曰蒲盧蒲葦

沮故又言政不難故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

行如地道之敏樹仁承言人存之義非必待文武而後行但貴得人耳然

人也親親為大義者宜也尊賢為大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

所生也殺去聲○人未必皆知道而不忍人之心則皆有之

也仁義之等殺即禮要皆統於仁耳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

可得而治矣出故君子不可以不修身思修身不可以不事

親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承上文而

不外修身思修身以下又推言其義能事親而後可以為仁

矣層遞言之皆所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

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知

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此下明所修之

天下古今所共由如路然故曰達道人不能外道必以或生

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

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強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強上聲○又

其修道則可以子曰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

同歸故為達道並去聲○道既為達則修亦同然何以又分

好近乎知之知蓋三達德有難齊故又以近智仁勇者明其

字更端之詞也知斯三者則知所以修身知所以修身則

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治平聲

中庸

中庸

卷一

言以三者修道即所以修身而致治即自修身而推以起下文

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曰修身也尊賢也親親也敬大臣也體羣臣也子庶民也來百工

也柔遠人也懷諸侯也承上治天下國家而詳言文武之政以己意約言之大端有九經常也至

常而不可易修身已修之身而加謹也親一本九族之親賢師保之屬遠人賓旅四裔之屬柔不徒威服懷已懷之人亦

也懷之修身則道立尊賢則不惑親親則諸父昆弟不怨敬大

臣則不貶體羣臣則士之報禮重子庶民則百姓勸來百工

則財用足柔遠人則四方歸之懷諸侯則天下畏之先言九

以勸哀公修身則身即道而可為民極不惑以賢為則而俗

好不能移恩義交盡故無怨非曲徇也不貶大臣得人而衆

論不能亂報禮盡職傾誠非諂媚也勸相勉於忠善財資

財用器用足不匱於正供歸兼身心而言畏兼德威而言齊

明盛服非禮不動所以修身也去讒遠色賤貨而貴德所以

勸賢也尊其位重其祿同其好惡所以勸親親也官盛任使

所以勸大臣也忠信重祿所以勸士也時使薄斂所以勸百

姓也日省月試既稟稱事所以勸百工也送往迎來嘉善而

矜不能所以柔遠人也繼絕世舉廢國治亂持危朝聘以時

厚往而薄來所以懷諸侯也齊側皆反去上聲好惡斂並去

稱去聲朝音潮此乃正言九經之事齊明盛服靜養其明

動謹其度純乎禮則純乎道矣蓋德已修而更謹如此賢者

抱道自重禮意稍懈則去讒色貨分心之物也同好惡謂同

好惡之正者盛其官屬足任使令大臣感優禮而益自靖矣

士不能自達而忠信足以及之重祿足以養之則効忠使斂

民之分也而不盡其財力省其勤情試其工拙鄭康成曰既

讀為餼餼廩稍食也稟人職曰考其弓弩以上下其食是也  
送往迎來周官小行人遺人懷方氏環人等所掌是也諸侯  
五年一朝歲使大夫聘於天子厚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所  
往薄來朱子曰燕賜厚而納貢薄

以行之者一也總結上文其目雖繁而其理則一莫不本於君身也凡事豫則立不

豫則廢言前定則不跲事前定則不困行前定則不疚道前

定則不窮跲其刼反行去聲○上文言政已詳此下仍歸本

異言也臣子告君之禮也凡事泛言下乃以言事行例道也

跲詞吃如躓困不能通疾病於心道即九經之道道必豫而

後不窮下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獲乎上有道

不信乎朋友不獲乎上矣信乎朋友有道不順乎親不信乎

朋友矣順乎親有道反諸身不誠不順乎親矣誠身有道不

明乎善不誠乎身矣申言豫字之義而以在下位言引出誠

君也獲上上安其道信友友信其賢順親誠者天之道也誠

親樂其孝誠身身無不善明知之精也

之者人之道也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

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中並去聲從七容反○申言誠

得天理而後為人誠有於身乃全人道已能誠者則不待思

勉自然中道未及乎聖而以下學希之則擇善既明固執勿

失是乃所以為豫之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

道而公所當勉也詳擇善固執之目博則其識廣審則其問精有弗學學之弗

慎則其思正明則其辨晰篤則不息而已矣

能弗措也有弗問問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

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篤弗措也人一

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

有弗學有不必學者也下放此惟有弗為所以為擇善弗

措即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強

明理無不通強氣無不勝蓋道誠於己清

固執明在躬志氣如神故無愚柔之患如此

右第二十章子思引子之言以明中庸之道聖德而王功

備焉其要本於誠身以起下文自十二章至此大要言道

之費隱近在倫常通乎天命舉舜文武周以為庸行之則

而此章又推其義於治世皆不外乎修身以修身為誠身

上沿誠不可揜下起天下至誠也

附解子思意謂觀於舜及武周本孝德以治世而夫子嘆美

之且推其義以為治國在是則知道無二理一家之繼述

在是即天下之典章在是要在身體而力行之耳不觀夫

子之論政乎哀公問政子告之曰政莫備於文武公文武

之後今猶是文武之天下文武之政布在方策無所不詳

特未有如文武者舉而行之耳苟有如文武之德者是文

武之人猶存矣則本身以行之政不難舉苟無文武之德

是其人亡矣雖方策昭然政亦難舉其故何哉政乃先王

之陳迹不難知而難於行苟有賢聖之才則行政至易人

道固敏政者也正如地易以敏樹而文武之政為明備之

四書解  
休一王之舊於政之中尤易舉行如樹中之蒲蘆也特政  
非一人可行欲爲先王之政必得賢臣共治而知賢惟賢  
取人必在君身身不可不修也修之惟在以道道者天理  
而已凡天理之發見惟此不忍人之仁心人人皆有修道  
者以此仁心推之於萬事萬物卽不患天理之不周遍所  
以然者天地生生之理人得之以爲性是人之所以爲人  
者特其慈祥惻怛必於父母之前先十分周至而後能推  
暨於民物故親親爲大親者吾身之所從出仁者吾身中  
一天良無親何以有身不能親親何以爲人果仁矣本此

而施之於凡事各得其宜則爲義義主於敬者也而敬莫  
大於尊賢賢者能修其身以之輔身然後行事各得其宜  
若夫由親親而仁民而愛物以漸而殺由賢而師保也百  
僚也道有大小位有等級凡節文度數皆由此而推禮所  
生也要而言之禮生於仁義義以行仁仁以修道道重修  
身爲文武之人不外修身而已是故君子知仁爲道之本  
仁者卽能盡道道全而後身可修也不可以不修身至於  
親者吾身之所自來有親而後有身能事親而後可以爲  
仁則思修身不可以不事親然事親之道無窮事親之事

不易苟非賢人爲輔安能知仁與道一事親不可以不知  
人也人不難知而爲君者不能修身蓋於天與我之理未  
能瞭如故於有天德之賢人亦莫能知故思知人又不可  
以不知天也天者理之所從出人得之而爲賢我得之而  
有道知天則知人知人則有所以輔身要祇全乎修身之  
事耳所謂修身之道安在天下之達道有五所以行之者  
有三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或  
以天合或以人合情誼相聯義理相屬智愚皆不能外是  
天下之達道也明五者而不惑爲知行五者而無私爲仁

守五者而不懈爲勇三者天之所以予人雖偏全純駁不  
同而實人人皆有是天下之達德也以三德行達道其目  
似繁其功亦不易盡而要其所以行之者惟在專一不貳  
而已心一於理而不他始終其身而不倦雖資秉或有不  
同有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要其以至一之  
心行之一旦豁然貫通知此達道則一也抑有或安而行  
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強而行之其所行者不同及其積久  
自得而成此達道則一也惟其質不同而可同歸於成所  
以爲達道特用功之始不可以三達德爲患耳有人焉知

不如人然知道之美而好學焉學之不已雖未必遽盡知道而見聞日闢識量日超近乎知矣或仁不及人然信道之真而力行焉行之至久雖未必卽全天理而私僞日去義理日純近乎仁矣或勇亦遜人而知恥不如人焉因恥生奮奮志不懈雖未必配乎行健而有進無退歷久不渝近乎勇矣三者非難爲之事而實致其功卽是三德然則修道者患不知斯三者耳知斯三者則知所以修身身者人之表而天下國家所待治也知所以修身則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治天下國家其

道豈有過於文武哉臣嘗誦習而總括其政言之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文武固已備之矣九經維何曰修身也修身之學早裕於平時而修身之功不懈於頃刻所以爲立政之本也二曰尊賢也賢以導吾身而出治三曰親親也親以廣吾仁而敬宗四曰敬大臣也大臣爲身之輔得其人而敬之體肅而權有歸五曰體羣臣也羣臣分吾身之職任推仁恕以體之恩周而情乃不隔六曰子庶民也庶民雖繁一以子視之則恩義無弗治七曰來百工也百工至雜有以招徠之則獎罰無弗公八曰柔遠人也他國臣



民無使有離鄉之戚九曰懷諸侯也天下君臣無使有乖離之心文武之政其大要如此此何故哉治世不外於道道卽吾身之理修身則道備於己而建其有極可以爲會極之本矣賢人道大德全者也尊之則凡事以之爲依而事有疑似皆得折衷焉而不惑諸父昆弟皆本支之系也親親則恩義明而無失禮之怨大臣者羣臣之望也有以敬之則於政總其大成而發言盈廷決諸其人則不眩至於羣臣雖遠而皆有以體之則士感其誠盡忠効職不間於遠報禮重矣庶民本以君爲命而子之則百姓皆勸勉

而愛敬之百工亦未可強致也而來之則財用有相資而不至匱乏遠人之與宇下不同矣而柔之則忘其去國之嗟四方莫不歸之諸侯之爲賢否不一矣而懷之則凜於恩威之至天下莫不畏之其效如此其事亦可約舉之焉修身維何閑存之嚴不敢以無過而忽內則齊其思慮常保清明外則盛其威儀非禮不動所以謹於動靜而勿使身有一毫之咎也讒人變亂是非去而勿留於朝美色亂吾聰明遠之不接於目貨者妨義之物賤之而不使小人得以售其欺德者天下之寶貴之而不使君子或至失其

尊所以絕其妨賢之路而勸之也同姓之親非我父兄卽  
吾子弟念先王一本之恩寧菲待乎故尊其位而不使儕  
於齊民重其祿而不使傷於空匱同其好惡而不使怨於  
屈抑所以勸親親也大臣旣爲羣僚之首而復使勤勞不  
遑則體統褻而權不專故必盛其官屬足任使令俾養其  
尊優之體而凡事得以總其大綱課其成敗所以勸大臣  
也羣臣皆士耳恆不能自達於君而必待以忠信不以官  
小而疎忽重其祿秩不以位卑而患貧所以勸士也百姓  
素蒙養教之澤矣而國有興作當使亦必以時惟正之供

當斂亦從其薄所以勸百姓也至於百工各有勤惰工拙  
失之寬失之嚴皆非中道日有省焉月有試焉勤惰工拙  
不能隱矣旣廩所加必稱其事能者勉怠者奮所以勸百  
工也遠人豈必皆賢豈必皆不肖第泛焉聽之則不能不  
患於失所往者送之而無阻來者迎之而無乏其有善者  
則嘉之錄用不必言矣而不能亦矜之曲成尤有術也所  
以柔遠人者如此諸侯之各凜王章固已而或事變所值  
如世絕者則繼之不泯其先人之功德國廢者則舉之不  
墜其先代之土茅其有政事已亂則治之而不使其卽於

亡國勢已危則持之而不使其迫於大若夫朝以述職聘以通情以時而不煩擾既朝聘而往則恩禮加厚焉方朝聘而來則納貢從薄焉凡所以維持安恤之而懷諸侯也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其詳密如此而所以行之者則無多術也以實心行實事不欺不貳一而已矣一之實備於身而一之理修於素爲政者當豫圖焉蓋凡事皆不可以取辦於臨時豫則立不豫則廢試略言之如一言也必有所以言之理能前定則順理成章不至於踰而詞窒一事也必有所以事之理能前定則審擇可否有始有終不至

於困而不達一行也必有所以行之宜能前定則理得心安不至於疚而抱憾況乎九經之道若素無前定之功豈不無從設施哉故道前定則不窮夫所謂前定者何也修身而已身修而道實有諸己則爲誠身今試以在下位者爲君言之如君之臣等雖在下位亦爲君分理者也然下之權本於上使在下位而不獲乎上則難以展其抱負民不可得而治矣獲乎上有道非阿意逢迎之謂必平日德行孚於朋友皆許其爲君子則上亦不得而獨以爲小入否則不信乎朋友不獲乎上矣信乎朋友有道非黨援聲

四書性解  
氣之謂必平日能順乎親友皆知其爲孝子則移孝可以  
作忠否則不順乎親不信乎朋友矣至於順乎親又有道  
非阿意曲從之謂必平日以道修身立誠於己自然親安  
其誠化而樂之否則反諸身不誠不順乎親矣誠身有道  
善者吾身之理然必先知而後能行苟不明乎善則是非  
顛倒行必乖謬不誠乎身矣夫自治民層級而推必本於  
身故修身爲豫之事也誠身卽是修身而誠之爲言卽道  
之所以貫乎天人臣不得不盡其說焉天命之理主宰於  
無窮流行於不已皆此一誠充周布濩焉是天之道也而

人爲萬物之靈獨得是理以生必全乎誠而後無負於天  
無愧爲人故誠之者人之道也自古能誠身之人全乎天  
之道不勉而中乎則不思而得乎正從容中道聖人也其  
他未能遽至於聖而以仁修道以道修身則爲誠之者誠  
之者擇乎善而固執之勿忘知行交勵及其成功亦一也  
善何如擇則博學之焉審問之焉慎思之焉明辨之焉如  
此則擇之精矣而乃篤行之焉終身不懈是爲固執此五  
者三達德在其中矣但恐其不能專一勿二天下之事甚  
多則理亦無窮不必盡知而盡爲之也有理所不當學而

亦不必學者則弗學之苟其當學而學之學之弗能弗措也如是而後可以博有不必問者則弗問苟其當問而問之問之弗知弗措也如是而後可以審有不必思者則弗思苟其當思而思之思之弗得弗措也如是而後可云慎有不必辨者則弗辨之苟其當辨而辨之辨之弗明弗措也如是而後可以明有不必行者則弗行苟其當行而行之行之弗篤弗措也如是而後可以爲篤要之以困勉之功持之於勿懈如人一能之矣已則百之人十能之矣已則千之果能此道矣雖質之愚者久必豁然而明質之柔

者久必毅然而強身何患不修而道何患不立哉以文武之身行文武之政舉而措之耳夫子告哀公如此此可見道不外於修身修身則能誠身矣所謂費而隱微之顯者一誠貫之夫身至卑邇天下國家亦類高遠而子以誠身括之道不遠人惟在一誠豈不信哉○此章詞繁而意簡向來講家拘牽成說不審上下文自然語脈以致語義多晦今一一順釋之讀者熟玩白文則知今解非強設矣子思引之之意以明治天下國家之本皆不外一誠夫子告哀公之意則言爲政不外修身修身本於一誠誠之之功

在於力行五者須先明夫子口氣再還子思口氣此引述定例也講家分上半爲人存下半爲政舉猷煞矣大意只是言有文武之人乃可以行文武之政欲如文武必修身修身必以道仁爲道之本仁身卽是修身尊賢所以輔其修身功夫只在修身修身之道五達道是也行五達道以三達德三達德不必皆全生安學利困勉成功則一以三達德行五達道但由好學力行知恥三者卽可以修身身修則可以行政凡爲天下以下三節言政之實而結之曰所以行之者一一字不必遽說是誠字因德有三道有五

政有九總之以行之者一爲哀公愚柔者言以簡要導之耳言凡事必豫仍是言只在修身下文又以在下位委曲說到誠身臣子立言之體一片忠愛之心不是故爲離合其詞前人何以弗察耶變修身而言誠身者忠哀公不誠而行之故特申言誠字之義在子思引來則暗承誠不可揜下起天下至誠卻喜夫子恰有如此現成一篇文字子思引來又恰好承上起下神理一串豈非天衣無縫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乎故爲政在人以下三節只作一節看言行政必先修身修身以道仁者道之本而義與禮卽

在其中以仁修道仍是以仁修身耳故君子不可不修身所以直接中間仁者人也節乃修道以仁句中所有之意義講家多失其旨思修身以下又申明上文親親尊賢皆統於修身之故天者理之所從出仁也道也一天理也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以言仁而及義言義而及尊賢恐公以尊賢爲身外事故特指出天字賢人得天之理卽仁人也修身以道者也知天乃知天理之貴而尊賢自不容已取諸人以爲善仍是修身之事也時解講知天尤欠分曉兩所以行之者一一字祇對三五九字面而言講家恐人

不識一字不得指明指出誠字而子思口中不然朱子以其等而言以其分而言分貼知仁勇及三近者勇之事泛言其理亦可因之失卻此三四節承接語氣則大不可九經是夫子以己意約舉之時解竟作經文之經說可笑此修身與上言修身微別修身全功已在平日此時而加謹耳堯舜精一危微執中之戒以此下文故以齊明盛服等括之不惑不眩分理與事亦未安理卽在事事必有理何可強分不惑緊貼尊字不眩緊貼敬字賢者爲吾師表言行皆以之爲依一切事理聽命焉故不惑於兩歧大臣爲

羣僚之望敬之則凡事彼皆措置得宜而白之於君盈廷  
意識不足以眩吾明其事迥不同也凡事不指達道達德  
九經首二句泛言下略舉言行事以見道尤當前定道前  
定句乃主也道卽九經之道九經之道該達德達道在內  
非有二道在下位節借下位立言引出誠身對哀公言於  
其所尊弗敢質敬之至也誠身是主明善所以誠身下文  
申言誠本於天而人卽以之合天兩誠者不同上誠者懸  
說誠之理下誠者已誠之人兩誠之者亦不同上誠之者  
對天而言謂人之體天誠身者下誠之者謂方求誠而未

遽誠者此處講家尤混並下半部中庸皆誤解矣博學節  
指出擇執之目有弗節乃實言求誠之功困勉如是學利  
亦必如是卽生安如孔子好古敏求亦如是學聖人無二  
功若謂困勉如此我不必如此則非理矣愚明易解柔強  
難解如何柔如何強理實氣充心卽天心氣亦天氣孟子  
所謂塞於天地之間精明強固不待言矣後世盡性之實  
功罕究遂爲氣數所囿愚者旣不能明柔者尤不能強仁  
者壽大德必壽之理亦覺難明而至謂聖人亦不免短命  
方外得挾其術以傲吾儒非書義不明之故乎自十二章



至此大旨言道本費隱然不遠於人以慥慥之心行忠恕之事素位而行無入不得其功惟在反求其事始於卑邇所以然者天人本一氣相通盈天地間無非一誠字觀鬼神可知下文引子言舜與武周見其止此庸行上享天心下安海內有何卑邇有何高遠因中庸之道不過五倫上文言兄弟妻子和樂順父母及作述善繼述皆就家庭卑邇之事言之君臣及天下國家事至繁未言及之殊嫌不備子思因上章子言治國如視諸掌想到哀公問政一段語義於中庸之功爲備又引述之治天下國家皆不外修

身猶是卑邇可高遠意修身卽誠身也變修言誠遙接誠不可揜開下文諸節文法離奇義理卻止一串至謂費之大小及包費隱兼大小等語甚屬支離識者當必辨之

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誠則明矣明則誠矣

子思卽上文誠

身之義而言誠明合一之理體道者當由明善而入以起下文自誠明者實有自能真知自明誠者真知卽能實有性天之獲末二句言其無二理也

右第二十一章子思承夫子明善誠身之說而推言之誠與明無二理所以體中庸之道者明善誠身內外交修以起下文也

附解子思意謂觀夫子告哀公之言則知道以誠身爲要誠  
由擇善固執而入至於雖愚必明雖柔必強則身已誠而  
善亦無患不明矣世之求道者求明於遠而身實未誠則  
所以明者非也外身求誠而道實未明則所以誠者妄也  
豈知誠身祇是實全天命之理但資質不同成功因有遲  
速有已誠其身而於天地萬物之理無不明者非但恃耳  
目聰明之用也蓋由天理全備於中物來畢照自有以周  
知其曲折此天性中自然之明則謂之性有未誠其身而  
以擇善固執之功漸而造者原非恃天亶異人之姿也蓋

由天理積久而純心地開明遂有以恍然於性始此擇執  
中深造之事則謂之教二者有安勉之分要其成功則無  
二能誠其身則自明其理矣能明其理則必底於誠矣然  
則體中庸者不患其不明特患其不誠抑不患其不誠特  
患其不明能如夫子已百已千之說安見不可以誠身哉  
○向來自此章以後以天道人道分配到底其理似通而  
實於子思立言之意未得蓋上章引夫子之言趨重誠身  
而誠身必由明善猶是篇首不明不行能擇能守之意也  
引來指點後人全重在末二節已百已千雖愚必明雖柔

必強乃全部中庸教人之本旨故此章承上而言夫子言誠身必由明善明善即可誠身自其已誠而言天性中自然之明睿不待思勉自其方明而言學問中積久之會心無難純備誠則明明則誠初無二理下文即承言至誠之功而教人以致曲之道至於能化則亦誠矣其知可以如神則明之至矣以下次第相承皆有自然義理自然語氣學者勿徒求諸文字而返諸身心一一求其實地則書理始能瞭如曲說甚多不悉辨二項人分已誠未誠說不是說生安與學利困勉誠身者聖人也聖人無生而即純一

者不過天資粹美合道者多若神化不測必由學力前人錯認天下有生而神聖者謂不必學問其誤世不淺上古開天明道之聖有生而神靈者後世禮制已備天亦不輕誕降若人孔子亦由好古敏求也若生而穎異垂制立法時或有之然窮神達化純一之德固未易當之

唯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

此下乃言誠身止是能盡其性遙接首章

率性而極言盡性之功用欲學者必勉於誠身朱子曰盡其性者德無不實故無人欲之私而天命之在我者察之由之

巨細精粗無毫髮之不盡也盡人物之性知之無不明而處之無不當也贊猶助也與天地參與天地並立而為三

右第二十二章承上言聖人乃為至誠以其能盡性而盡人物之性參贊天地不越乎此

附解子思意曰知誠明無二理則誠者必明明者必誠聖人亦不過天下之至誠者耳夫誠者天之理而人物咸得之以為性人得天理之全故至誠之人天地亦必賴之以安人物唯天下至誠其誠天下莫能加為能盡其所性之全而無所歉凡天所以生人生物之理皆醇備於我躬故以己之性推諸於人則能盡人之性人倫事物之則為之法

制而大其曲成使人人悉全其性由是以人身之義理推暨於萬物之知能飛潛動植之類為之規為而酌其中正使物物得遂其生人也物也皆天地所生而各欲其安者也然天能生人而不能必其皆遂其生能予人以性而不能使之皆復其性則養教必待於人天與物以可用之材而不能必其不以材相害天與物以有覺之能而不能必其果以能相扶則裁成之道必俟諸人而至誠皆有以盡之是天地化育之所不及而至誠贊之矣人於天地其大小不侔其功用宜乎相遠而至誠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

與天地參矣然則至誠者盡性而已性必以誠而盡故天下至誠獨擅其能也○子思因當時言道者非失之太高卽失之太淺故特以中庸二字名道而作此書但道非實有諸身不能知也故先就鬼神點出一誠字見天人相孚無非一誠迨引子告哀公誠身乃借此指出誠明合一之旨以天下至誠作個榜樣使學聖者由致曲而希至誠朱註至爲分明第不必分天道言耳天下至誠至誠之德天下莫能加正不必定指君相盡人性物性在上如堯舜固不必言在下如孔孟普教思於無窮慎鈞弋於偶爾皆是

卽尋常日用言動起一念行一事善惟恐不公於人惡惟恐或害於世卽盡人性也伐一木殺一獸不以其時非孝卽盡物之性也推之無時無事不然天理純熟無不合宜卽是至誠身分一言一行偶合天理而不能盡然則常人身分張甄陶謂指羲農軒堯亘古一遇之聖非也至於人性物性悉在己性中包括不忍人之心可以保民而王中孚格及豚魚祇爲同是一氣之所分屬琴高鼓琴游魚出聽生公說法頑石點頭何況至誠但性之全體惟人得之物則得其偏耳盡人性之道自堯舜至於孔孟君相師儒

其道已詳盡物之性亦一時並到皆在此心仁義周浹旁  
皇無處不有無時不然能檢察力行者自知之正不必說  
到麟鳳來遊龍降虎伏蓋盡性則以天之心行天之道人  
也物也皆在並包之中故有不得已而殺者爲其戕生殺  
之也不可生而猶欲生之者爲其本天地之所欲生也後  
世盡性之學罕明己性何以合於天人性何以異於物物  
性又何以求其必盡此中理一分殊仁至義盡之道遂徒  
想像矣子思自天命之謂性章開端立言中間反覆申言  
道字於鬼神章逗出誠字哀公章始說到誠身此章乃指

出盡性爲中庸血脈歸宿處蓋祇此一理在天爲命在人  
爲性言其至真無二曰誠言其統括曰道語其體用曰中  
和語其平常曰中庸本無二也第立言淺深次第不得不  
然學者細玩白文毋爲講章所誤可也舊說此章以下天  
道人道分列讀者喜其枝枝相對葉葉相當而實非子思  
立言相承之旨故不敢從

其次致曲曲能有誠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明則動動則變  
變則化唯天下至誠爲能化其次謂未誠而求明者致曲致  
其擇執之功也委曲繁重故曰  
曲曲能有誠勉之也形著以下又以其效言之形理實而氣  
充有其形也著則形之盛者積久而有光輝明則瑩澈之意

四書性解  
動動乎四體變變易形氣化則企於神化蓋皆德性中自然之理氣由微而盛周徹於身心者非外言也唯天下至誠爲能化贊化之難也

右第二十三章乃示人以求誠之功不外致曲而並及其效皆盡性實境非言身外也

附解子思謂觀至誠之盡性而人物天地亦賴之則誠身要矣雖然人亦安得遽造於至誠哉吾前言明可以誠正謂誠身者不必憂其不明正恐不求誠耳求誠之方奈何凡未能至誠者則爲其次其次之求誠也必由學問思辨篤行五者致其委曲研求之功則知行並盡內外交修如是

而致曲雖若迂緩而難然積久必能有誠也蓋人之不誠無非氣拘物蔽致曲者以義理之心養天命之性由一念而暨於念念由一事而暨於事事擇其善卽固執其功迨理得於身則此身駁雜之氣漸次銷鎔天命之在我者有諸己而其形宛然可見渾然在中者有端倪之可尋卓然有王者覺身心之凝一由是積累之久不特常有其形而且著其輝光著之不已於是性體瑩和神明煥發而明矣人惟私欲太盛故陰滓充塞性體不明今旣明矣於是由方寸以充於四體容貌詞氣盎然泰然則動矣動則向之

私妄駁濁者悉潛消默化而大變其形氣之疵變則純一之神長保其泰和之氣而粹然朗然帝謂可通萬物歸於在宥人也而神明不測矣此之謂化夫化豈偶然可致哉惟天下至誠乃爲能化致曲者亦然則誠也明也一以貫之矣人盍勉諸○此章乃切實指求誠之功致曲卽是擇善固執學問思辨五者該焉若擴充乃一端耳五者之目功若迂曲故曰曲致曲何以有誠內而致中外而致和內外交修動靜交養有許多功夫在故曰致曲人身本有是天命之性白氣拘物誘喪其本來則此身恰似虛殼盡性

而後此身爲實故曰誠身求誠者由淺而深凡身心之理日用倫常實踐之事一一體行無不委曲詳盡此非言語文字可盡也子思故以曲字形容之以致字該括之而又細細說出性分中得力光景始焉誠有其基端倪可見故曰形繼焉涵養真積發爲光輝故曰著光輝之久身心瑩然太和洋溢故曰明明則一元之理既盈浩然之氣發越貫乎四體曰動動則陰駁之氣潛消昭融之象周洽故曰變變則盡去其形氣之累而歸於沖粹之天萬善俱涵因應無方由是日用尋常浩氣通乎帝謂神明不測造化由



心故曰化也。孟子曰：有諸己之謂信。此章曲能有誠之意，充實之謂美，形之意充實而有光輝，著與明之意大也。化也，動變化也。理一而詞亦相類。夫子繫易曰：黃中通理，正位居體，美在其中而暢於四支，發於事業。又曰：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鬼神合其吉凶。變化之說，豈外此身心而求哉？故形著明，強爲分別，終嫌其混動變與化以爲感人。尤覺支離。聖人德盛化神，然不得其位，且謗議羣歸，謂誠能動物，且必其變必其化在上之聖人，或猶病之在下之聖人，安得有此？孟子謂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爲當

時諸侯言耳。此章則但言誠身之實效，形著動變化是盡性中功效次第。雖外之所發亦在其中，而外不足以盡其內。如孔子立道，綏動子貢，借現成語彷彿形容，後人亦不得其真際。至江漢秋陽上律，下襲等更影響難測矣。故形著動變化子思細細言之，亦欲人深造而自知耳。故此章原未說到感化人，祇是言誠之者以致曲體道其究亦爲天下至誠。下章又言誠則能明，足上文誠則明矣。明則誠矣之說，至誠者非自誠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乃漸漸說到感人。夫誠者誠此身而已，盡性便是誠身，誠身則可及物。

何以不說到感人蓋理固一貫而事有本末立言尤有次第子思以誠身之學望人既言其功自必及其效而誠身者得力只可自喻安能告人孟子以浩然之氣為難言而此書後面言於乎不顯之德之純及德輶如毛等語身心中之學豈可言傳哉因勉人誠身不得不細為摹擬若以動變化為感人孔子不能使原壤改行桓魋悅服憂心悄悄愠於羣小矣孔子豈非天下至誠乎何以不變不化故此書義理皆身心性命日用倫常之理不可徒作文字解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有妖

孽見乎耆龜動乎四體禍福將至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

之故至誠如神

見音現○前知誠而明也理極其精故能知

禎祥妖孽皆由人心而生著龜靈物聖人藉以通神明而決吉凶四體從心而著於儀誠中形外者不可掩善不善猶言吉凶也神造化之迹一誠所顯著孔氏曰本有今異曰禎本無今有曰祥許氏曰衣服歌謠草木之怪為妖孽朱子曰著所以筮龜所以卜四體謂動作威儀之間如執玉高卑其容俯仰之類

右第二十四章承上章能化而言誠則明也明亦無不誠矣以終前文之意以杜求明而弗誠身者

附解明之一字聖人所不自任而應萬變協時中神明其德卻斷斷不可少小而言一動時止時行非猷守義理可

全大而經綸天下有經有權必適合時中爲貴故聖人之  
化神不是有神奇妙術特理極其精與人同此日用同此  
事業卻往往出人意表子思言誠身而曰誠則明明則誠  
因世之求明於身外者多故特以明字歸併入誠字而此  
章更發明之意曰其次致曲有誠而至於能化化之一言  
是聖人之德之至而萬理所由該也常人凡事苦於不知  
其朕每求諸身外一切術數以興然迄無可憑何如返諸  
誠身之學天下之事變何可勝窮以智巧行之愈妄而愈  
僨事以至誠行之至常而實至奇果若吾言致曲而至於

化則至誠矣至誠之道可以前知焉畧言其概如國家之  
興不自其興之日見之也其將興也必有禎祥國家之亡  
亦不自其亡之時見之也其將亡也必有妖孽禎祥妖孽  
由人事而生卽所應可以知其所感又或不著於禎祥而  
見乎著龜動乎四體者無爲之主宰既有以默示其端倪  
容貌之周旋亦無不備呈其氣機禍也福也於其將至之  
時善則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故至誠之明如神也夫  
未來之臧否本不可以預窺而至誠知之則以性體之淵  
粹與造化同符故智識之虛明與靈神合撰天地一誠所

融結也神明一誠所默運也萬事萬物莫非一誠所周治也至誠自盡其性而誠則能明學者曷不勉之○中庸之道本平常而至神至奇卽在至平常中緣此道本天之至理天之不測奚以加焉而其實一理而已理宰乎氣氣之變化皆理之變化也夫子繫易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天地變化草木蕃又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爲乎天地本萬古一理而人實昧之昧天之理拂天之心不知慎獨不畏天命由微至著積小至大舉世少完人斯天罰亦隨降矣奈人不知人道卽天道天心在我心愚者求諸術

數智者矜其獨得一切悖禮傷教術法以興至戰國時異說多矣子思故作此書名曰中庸而特示誠明合一之義此章非是教人驚異至誠乃欲人勿外誠以求明國家將興以下卽易見者以明其然禎祥妖孽天亦何心惟其人之自召而已著龜無知所以藉著龜而靈者神也前人乃諱言神字謂著龜無私心故與天相接夫草木鱗介之類無私心者多矣何獨著龜哉動乎四體四體皆聽命於天君誠僞之分天君存亡頓異故動乎四體者顯然可見禍福之來必有其漸人心之誠僞不同積久而著近在一身

遠徵於物要皆由理欲而分積累而盛至誠天理純熟故於修吉悖凶之事能燭其微也神者造化之迹雖無象可窺而實森布於耳目之前然其主宰運化非有他也誠而已矣至誠之誠卽天地之理鬼神陰陽之靈天地卽陰陽也夫子曰陰陽不測之謂神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至誠備天地之德與鬼神合其吉凶豈足異哉自誠身之學罕傳不知道者旣未識天命之原方且離天人而二之恍惚鬼神而外之昧者從而矯焉邪妄之術繁興於是前知必歸神僊矣愚嘗言神僊卽聖賢聖而不可知之謂神至誠

如神非卽神僊乎神僊之說起於聖學不明秦皇作俑班固始爲九流之說以神僊爲一流數千年來求仙者流爲妄誕闢仙者亦未究本原知聖賢卽神僊卽但學聖賢而已足不然以聖賢外有神僊求仙者不息也○前知就後世言有數等養後天知覺之心至於虛寂亦可前知此歷代禪宗及前所謂心靜而明者也窮究事物之理久而貫通臨機應變料於未然此以學問而得卜筮術數精而求之兼通物理此邵康節等之所以能前知至於術藝不一其途可以前知者甚多以之輔贊國家爲民除患則正

否則多流於妄誕小則罹凶重則惑世皆非至誠之道也  
至誠者誠其天命之性天地之體用既全神明之變化自  
生不特非術數所能及亦非第養知覺之心者所能知學  
者當自得而後知之

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

上道。上聲。下道。音導。○誠者誠其性而已。故所以自成而非有待於

外道。即誠之理而散著於事物者。自率其人之理而行。非由外鑠。即不遠人之意也。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是故君子誠之為貴。  
推言凡物不外於誠。無誠則非以氣數言宰氣數者。理也。誠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外內之道也。故時措之宜也。  
○知去聲。又言

能誠則成己。即可成物。益見自成之為要。成己為仁。成物為知。皆性中自然之理。內外一原本末一致。故能誠則自時措而合宜。勉人惟當自誠也。

右第二十五章承上誠明一致而言誠即率性之道自有而自全之即可措諸萬事無不宜束上數章起下數章

附解子思言道而特標誠字蓋必實盡乎性之量與天地合德乃成乎其為人也引夫子言誠身即承誠字發明之言誠則與日月合其明鬼神合其吉凶以聖人為天下之至誠繳轉性字盡性即率性之極致能誠只是盡性盡性則能化而至明如神上四章已將誠字發揮透切矣此章乃

特提明誠者自成明誠是人之所以爲人自誠乃是自成其爲人由是著於日用倫物則爲道道者一誠之所充周浹洽自全其爲人之理則自然凡事必能率性而行如大路然不可踰越是爲自道可見誠卽是道非身外之理次節又推言之凡物皆必得此誠之理以生化在天之實理本無虧盈在物之得此誠者則有偏全清濁之不同故其始也感氣化而有形其終也所得誠之理已盡而卽化要其始終莫非一誠之所爲人靈於萬物雖氣化所囿亦不能無始終而獨得天命之全形骸有盡神明無盡故誠身

者不與萬物同朽是故君子誠之爲貴蓋凡物皆有則天下至誠盡人性盡物性原非異事特就成於己者推以及於人物耳故誠身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者卽在其中成己是率性之極致凡天命之在我者無不全其純一如草木之有仁也成物是修道之極功凡道之在物者無不周有裁成輔相之妙用爲明睿之大知也要而言之無非吾性中本有是得天之至德已誠其身則存諸內者至純發於外者亦至當故於凡事以時措之無不宜也然則自成之功安可不汲汲爲之哉語意本無難明被講章

說得恍惚無定今疏通之○首節二自字最重是子思特揭以教人處蓋上文化也如神也似誠不可測度也然其實乃自身實理故緊接誠者自成也言無一毫外鑠而字順遞而下道卽中庸之道言誠者所以自成而以此理施諸事物則爲道道者不過率性而已自有此理率性而發如大路然自行大路非有一毫外索故爲自道身外無道正以身外無誠也次節申言物莫外於誠益見誠身爲切末節又言誠以成己卽以成物仁知一理內外一原皆性中自有之德通章三提誠者將道也德也仁也總歸入誠

字而曰性之德則直接入首章天命之謂性數句矣文法之密祇緣義理本是一串奈何拘滯求之時解實心實理諸說紛紛可爲噴飯誠者天之實理卽天之實心人得天之實理卽當體天之實心三誠者只是一誠者特語氣相承所指畧有分別耳重首節二句下二節皆推明其義自成自道謂首句懸空說該物其中下乃貼人者非謂誠以心言體也道以理言用也尤誤誠者心之實理體用可以動靜而分不可以心理而析子思前言中庸之道費隱因引夫子言誠身漸乃說到誠字又因夫子明善誠身之說



先申明誠明一致之理此章乃揭出誠者自成也責備人自家承當一理也實備於身則曰誠本誠而行之則爲道誠卽道道卽誠自成自道教人自盡其功非誠與道有二也下節推言凡物之終始不外自誠而人爲物之最靈不同物之泛泛而始悠悠而終是故君子誠之爲貴誠則非物可比不得以物之終始例人也此義前人尤多含混非自成已而已所以成物卽承物之終始節特提出人能誠身則盡己性以盡人物之性舉而措之非另爲一說舊註云所得之理既盡則是物亦盡而無有只說得凡物一面

講家拘守其說似人亦與物同則子思教人必自成者何謂耶仁知只是一理皆統於性就成已成物分言見誠者既盡性則一切義理無不全具故曰合外內之道也性之德也時措之宜句暗暗將上文一切言語順父母享天心治天下國家及參贊等義俱包括在中故下文直接至誠無息而極其量於合天地學者其勉爲至誠乃知子思立言之周至前後本一氣相貫也故時措之宜也與自道句神迴氣合言外內一道故能自成則自然時措無不宜也通章只是吃緊教人自成收束上四章起下故至誠無息

若如舊說上下文脈理曷能相承哉

故至誠無息承上時措而言外之咸宜由內之無息不息則

久久則微徵則悠遠悠遠則博厚博厚則高明申言不息之理而推極其

效久計其時也微謂徵於事為悠遠不迫促博厚所以載物

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悠久所以成物也申言悠遠三者可以及物而有餘起下配

地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無疆惟天地乃有三誠亦然如此者不

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為而成見音現○上言不息配天地恐人求諸身外故又總承之不表

著而自有光輝不聳動而自然變化無所作天地之道可一

言而盡也其為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又言天地不外一誠所以至誠能配之不

貳誠也生物不測一誠之自然而然天地之道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

言天地不外博厚高明悠久以其皆一誠所具也不貳者以此即生物不測亦以此今夫天斯昭昭之

多及其無窮也日月星辰繫焉萬物覆焉今夫地一撮土之

多及其廣厚載華嶽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洩萬物載焉今夫

山一卷石之多及其廣大草木生之禽獸居之寶藏興焉今

夫水一勺之多及其不測鼃鼃蛟龍魚鼈生焉貨財殖焉音夫

扶華藏並去聲卷平聲勺市若反○鄭氏曰昭昭猶耿耿小

明也振收也卷區也華嶽二山名河南華河西嶽鼃似鼃而

大闊至一二丈介蟲之元也能吐霧致雨鼃一名土龍鱗甲

黑色能橫飛不能上騰將雨則鳴其鳴應更蛟似蛇而四足

頸細有白嬰大者數圍首尾束物故曰蛟卵而生龍鱗蟲之

長八十一鱗能幽能明巨細飛潛不可測春分而登天秋分

而入淵承上言生物之不測以見不貳之體所運化詩云維  
 者神山水天地間之大者其所生者皆天地所生也詩云維  
 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為天也於乎不顯文王之  
 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為文也純亦不已於音烏乎音呼  
以証上文之意命主宰之意不顯與於穆同亦深遠意  
純即無息不已天之無息而文如之至誠之配天益信

右第二十六章承上而言自成之者可以配天其配天也  
 由至誠無息也因言天地之盛而以文王證之  
 附解上文勉人自成自成則為至誠矣此章乃極言至誠之  
 功用合乎天地以終自誠明下五章之義至誠何以不息  
 人身有氣而後有質氣質人物所同天理人之所獨特有

生以後駁雜之氣晦其天命之性而平日之氣牯亡與人  
 相近也者幾希矣至誠盡其性則自有諸己以至化神一  
 元之理氣充周浹洽心與天通氣與天合靜而渾然粹然  
 動而因應無方雖猶是羣類而居此身實如太虛之體無  
 論何時天理充溢凡物皆有息絕之隙至誠直是純全一  
 團天理更何處求其毫髮間斷之隙乎此本心性內景象  
 難以形容下文姑就不息二字擬議推言之夫天下之物  
 惟有息則不能久至誠既不息矣以其功而言一日如此  
 終身亦如此以其量而言一時如此千秋亦如此則久矣

久則中之所積自微於外微則動靜云爲皆有悠遠無窮之規悠遠則包含翕受有廣博深厚之意博厚則函蓋充周自高大而光明蓋皆無息自然之符驗不容以強爲者夫人爲萬物之靈而不免拘於物且不能超乎物者以其未至誠耳今至誠如此則其意量之所含功用之所及豈淺鮮哉蓋嘗觀物之不相容者非不欲容其地無多實不足以載物耳今既博厚則是卽所以載物也凡物之不相下者非不欲下之其體實卑不足以覆物耳今既高明則是卽所以覆物也凡物之有始而無終者非不欲終之其

勢中衰不足以成物耳今既悠久則是卽所以成物也覆載成物惟天地則然至誠如是則其博厚也配地高明也配天悠久也配天地之無疆如此者非有名象之可泥非有矯揉之造作蓋不待表見而自然章美性量中含物來順應皆有條理之可觀不待聳動而自然變化德盛人歸鼎新革故皆有從風之氣象未嘗有心以求施爲而涵濡薰陶自成功效蓋無息之驗自然而然正不必鋪張揚厲而性分中之功業自有以信之也夫至誠在己而功效如茲或者疑其太夸不知誠者天地之理而人得之以爲德

不知至誠蓋思天地天地大矣然其道正無多蓋可一言而盡也一言維何凡物有貳則有雜而不能不窮於施天地之爲物也不貳則其生物也不測然則天地之道豈能外一誠以爲用故天地之道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至誠亦如此則何疑於不息之功效哉苟不察天地不貳之宰而但觀其生物之能則天地豈人所能及也今夫天第以一端而言斯昭昭之多亦天耳及其無窮也日月星辰繫焉萬物覆焉今夫地以一端而言一撮土之多亦地耳及其廣厚載華嶽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洩萬物載焉

天地固不可測也豈惟天地卽天地間物之大者如山與水亦然今夫山一卷石之多莫非山也及其廣大則草木生之禽獸居之寶藏興焉今夫水一勺之多莫非水也及其不測則鼃鼃蛟龍魚鼈生焉貨財殖焉山水之不測皆天地之不測也而其故則以不貳者爲之主宰也至誠之無息卽天地之不貳此可誦詩而得之矣周頌有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其意謂人但知蒼蒼者天而不知不已者乃天之所以爲天也又曰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人但知亶亶者文王而不知其德之純乃文之所以爲文

也蓋德卽天理人人有之則人人宜皆全之而不能皆純  
惟文王之德獨造於純其神明之專一旣合符於乾健倫  
紀之肇修亦無不極其精微是亦天之不已也不已卽無  
息無息一至誠而已天也聖人也豈有二哉此中庸之德  
所以詣於至誠而後爲全天命之性也○上文三言誠者  
虛言其理以見誠之爲貴此章始言至誠之人與天地配  
就至誠擬其不息由不息想其所徵蓋存諸中者難言徵  
於外者可見悠遠博厚高明該無數事爲在內聖人或窮  
或達皆有之講家第以帝王言謬矣久卽無息之積使誠

有一毫間雜安得久久則悠悠而長遠悠遠則勢自博厚  
不博者雖厚必傾不厚者雖博易壞高而不明暗昧弗貴  
明而不高卑陋不堪子思細細形容至誠內外精粗德業  
是於難以形容中形容之也悠遠祇是事業不迫促今人  
爲一事立一德不過目前之計卽久遠不過世及其規模  
促也聖人立一言而萬世可以奉行爲一事而利濟及於  
百代卽家庭作述詩禮之訓亘古不踰修齊之則億載維  
昭不似常人急功近名不轉瞬而消歇博厚者其意量包  
含之象凡人爲一身一家計故局量褊淺無物與民胞之

四書性解  
意故行事淺薄聖人老安少懷納天下於在宥則博也仁  
義禮樂培不朽之人心則厚也高明者凡人惟因私欲蒙  
蔽識學遂爾卑污既未知人之所以承天地者若何則囿  
於萬物之內而不克圭璧其躬未知天之與我者至貴則  
展轉於嗜欲之途而不能自全其性聖人心符造化氣塞  
乾坤所自處者至高故天下之物無足蔽其見者而亦至  
明此皆自心性發於事爲不以職位論子思特就其可徵  
者言之不鑿指事業而虛言意量以或窮或達事業不勝  
屈指也前人何乃誤會耶所以載物節重所以二字言至

誠之徵如此此所以覆載成物而起下配天地蓋博厚高  
明悠久不過在心性倫常之間而推其量卽所以覆載成  
物乃子思特地指點人處不然聖人未必皆爲君相而謂  
其足配天地人必以爲妄故先言如此卽所以如彼乃承  
出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無疆而又恐人終向動業形  
迹上索解又申之曰如此者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爲而  
成不見而章堯舜之光被非有心於表暴夫子之大成亦  
非故爲宣揚也不動而變禮樂本於身而天下咸履中和  
唐虞豈爲聳動之術言行樹其鵠而門弟安其教化尼山

非有智巧之施無爲而成其成己以成人者皆本乎物則  
之同然而德盛則炙之而醉聞之而興人人心理之本然  
聖人鼓以自然之天則而實非有所作爲也以上四節皆  
自至誠意量之實功實效言之下文乃言天地一言可盡  
不過至誠不貳卽至誠也其生物不測由其物不貳故天  
地之道亦祇此博厚高明悠久而見至誠之配天地非夸  
時解分所以二節爲與天地同體與天地同用令上下承  
接語氣不明而以天地之道以下爲復以天地明至誠無  
息之功用及故能各極其盛而有下文生物之功云云亦

不合本旨天地之道博也節聖人配天地意已明便可直  
接末節緣爲物不貳生物不測之意未能明了故又言天  
地不測之狀如此蓋亦卽易見以顯難見之情也天地山  
水不平列山水天地間之大者天地包運山水山水之廣  
大不測皆天地之生物不測其生物不測如是皆其爲物  
不貳之故末節引詩點明於穆不已仍是不貳之義卽文  
王之純以證至誠之合天純亦不已收盡通章純卽至誠  
不已卽無息聖人亦天也天之道備於聖人則天之道卽  
聖人之道故下章緊接大哉聖人之道今夫天節鋪排天



地生物不測正見不貳之功用故下緊接維天之命於穆  
不已收轉至誠日月星辰之繫一元之氣繫之也月陰精  
而孕陽日陽精而孕陰乾坤之氣所凝星辰則水土之氣  
上發爲象辰之外爲星星之外爲辰五辰及日月所會之  
次爲辰左傳所稱大辰皆非此章之辰載華嶽二句亦就  
常人之見言之其實水浮乎地實氣載乎理河海行於地  
中如人身之有血脈地亦無心於振之且亦無從而洩之  
子思非不知天地之所以然祇因上文云天地之道可一  
言而盡覺語太洩露恐人不知誠身反褻視天地故又就

形質之大言之以爲其如是乎不測也非人所能及也而  
實祇不息之理所宰後人不達子思之意竟有謂華嶽河  
海地實振之載之而山水之外別有天地豈不誤哉山雖  
高亦土也水雖神亦氣也一元之理宰一元之氣以行分  
之各爲其狀合之渾然一理聖人與天地同此理氣則同  
有此功用特人未實體至誠耳學者當求自成不必遽向  
繁蹟索解則得之

大哉聖人之道

承上言聖道即天道而贊其大下文詳之

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

於天

洋洋浩蕩充溢萬物一理氣之所發育聖人心即天心於天氣一天氣有發育萬物之理峻極於天極言其高大

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

上言其性體此言其功用優優有餘裕也禮儀禮之大者

威儀禮之小者三待其人而後行

承上聖道之大一本天地自然之體用特無聖人之

百三千極言其多

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

承上起下而勉人以凝道德性之成

天壤而已

於己者道理之屬於天者有純粹以精之德然後能凝天地同流之道凝朱子曰聚也成也

故君子尊德

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溫故而知

新敦厚以崇禮

承上而言君子凝道之功德性稟天之正理由也下四句詳言其功致廣大則無所不容盡精微則無所

不體高明之至天地同流而日用倫常不踰矩則已得之理

熯溫弗懈而旨趣新機相引無窮德成於己學極其充矣然

尤必益加培厚日新無窮以守節文之禮蓋德成而不稍懈

肆如是故居上不驕為下不倍國有道其言足以興國無道

其默足以容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其此之謂與

倍與背同與平

聲○承上言道凝於己則無所不可為上而道濟天下分內

之事無可驕也為下而道足於己順帝之則何所倍也有道

未嘗求進而言自可與無道未嘗毀行而默自足容引詩言

理明事察身與道泰君子也而聖人矣哲明之極於神化者

右第二十七章承上言聖道即天道而勉人修德以凝遂

詳言其功以及其效

附解子思意謂觀於聖人純亦不已則聖道即天道而言道

者必師聖人矣大哉其為聖人之道乎以其性量之包含

徧覆者言洋洋乎充滿流行與造化同符可以發育萬物

峻極於天凡天之所以生成萬物大而無外者皆自聖人

之性體全之蓋萬物一太極之發皇聖人備太極之全體  
故其含宏普被有如是也以其功用之散著者言優優大  
哉禮儀則有三百威儀則有三千凡人生日用之事精粗  
鉅細不能一致者聖人皆有以裁成之蓋物則有自然之  
經緯聖人立中正以宜民故其周詳純密有如斯也然則  
道非聖人不著卽非聖人不行世有其人天道賴之而天  
下悉歸於陶淑世無其人天道虛懸而造化亦留其缺憾  
故古人有言有聖人之至德乃可以凝天地之至道苟爲  
不然至道不凝焉故體道之君子知道備於吾身身所自

具之德性則尊崇而敬守之不使一毫卑汙褻其天命而  
凡德性之理散見於民物者則道問學以研求之蓋內外  
交修然後本末不遺也其尊與道之實奈何德性至廣大  
也而私欲蒙蔽不能推極其量則不尊必也致其廣大凡  
天地民物無不入其包羅而又非務夸大以爲功也於事  
物之理盡其精微不使毫髮疏忽德性本高明也而見識  
卑陋不克自全其天亦不尊必也極其高明凡塵容俗狀  
不足晦其神明而正非託浩邈以爲奇也於倫常之地道  
其中庸未嘗纖微詭異如是交盡其功凡性天之理得於

己者謂之故守之不渝日加燁溫而其中新趣日引月長  
觸類旁通自然融貫蓋德性具於心而散於物體用一原  
本末交盡自有日進於無疆者也然君子德盛而心愈下  
道大而志彌精尤復敦厚自持益加培養以範身而崇禮  
不敢謂從心不踰內不必固其操外不必拘於節也君子  
修德以凝道如此此爲誠之者之功而由賢企聖由聖希  
天是故道凝於身德臻於化中庸之理既全則顯晦升沈  
無處不可自得時而居上也以中庸之道範圍乎天下功  
高百王祇盡其性分之本來而無一毫驕泰之念時而爲

下也以中庸之道自樂其性天遵王之道以踐其素位之  
學而無一毫倍上之行蓋或窮或達皆無不自得矣所以  
然者君子學極其誠不恃在人而恃在己當夫國有道也  
君子必興起在位然非有枉道干進之術也其本德爲言  
發邇見遠明主有針芥之投其言自足以興當夫國無道  
也君子能容身樂道然非有失己徇人之爲也其審時觀  
變慎重樞機於時無嫌怨之迹其默自足以容夫天下之  
事變多矣人生之遭際至不齊矣自來讀書君子才智足  
以自豪而出處不能自主至於身喪名辱蓋潛見隨時無

入不得原非易也今修凝之君子如此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其此之謂與蓋非至明不能洞察乎進退存亡之理非至哲不能立決乎事機之宜君子道足以濟天下而非苟投智足以晦其身而非忘世或窮或達皆與道俱保身之云固非委曲以逢時亦豈僥倖而苟免哉此中庸之道所以必凝於身而後爲天命之性也○承上章純亦不已說下故曰大哉聖人之道天地非道不立而其理備於人惟聖人乃全人之分量聖道卽天道以道卽性性卽天命本無二也中庸一書以盡人合天望人前面許多言語

至此併歸一途特大書特書贊曰大哉聖人之道直將天地之道坐實在聖人身上下二節乃申言其大洋洋節就聖人全體性量中指其包含普被氣象而言發育萬物峻極於天言其蘊含太極之理足以充周六合彌綸天地而有餘也蓋天地雖大祇此至誠人身雖小亦此至誠至誠之理萬物俱從此出在天曰太極在人曰性名異而實同至誠之人性量與天地相含真有可以發育萬物之理孟子言直養浩然之氣則塞於天地之間夫子言大人與天地合德日月合明鬼神合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

天時皆謂其實有發育萬物峻極於天之理特無人造到聖人地步遂以爲虛誕耳向來講家就功用說以不言功用虛而無着且發育峻極字似說不去也不知子思之言重在洋洋乎三字是從心體無象可名中而想像指點言其在我之理氣足以彌綸充周若此語雖似言功用實乃卽功用而明其本體也下文優優大哉乃就道之著於功用者言日用事物何一非道三百三千約略言之總以明道無微不在蓋天以一本之理含宏生化而聖人心體如之上節是也天以散殊之理物物生遂而聖人之禮制如

之此節是也舊說謂大而無外小而無間大概亦是但於洋洋優優二字不恰切且語似混入費隱二字中費隱亦是此章本原但彼言費而隱一而字特分顯微此處專言聖道之大不可牽混講家紛紛都緣萬物非聖人所發育下文又言待人而行遂以道爲仍指天地云聖人二字不重只重道字殊不顧上章來脈矣或疑屬之聖人聖人有窮達何能發育萬物且下文何以又云待其人也張甄陶以上古聖人中古聖人分屬二節可謂支離不通而講家分一屬天地一屬聖人尤非語意故愚今一一清還本文

正義學者毋輕忽讀過其曰待其人而後行何也上三節就現成說聖人之道如此但必有聖人之人始可行聖人之道其字須要剔清若謂待人而後行則與上文誠不相貫矣德卽道之得於己者如何又言至德以凝至道此義向來含混最不可不辨明蓋道德各言之道者理之總名德者道成於己相絜言之則道是天地人所共之道德乃人秉受善性之德而此章至道至德兩至字尤不可以他處概也一物一名皆有道而此云至道則上文所云天地合撰之道也一言一行之美皆德而此云至德則純粹以

精之德也孟子言集義乃能生氣意亦如此蓋凡人秉受雖云皆善而各有偏重如質樸恭儉仁慈謙下皆德也得一亦云良士全備更爲善人有人焉秉氣旣清善多惡少又加學問變化諸惡不作衆善咸歸是全德矣而猶不可爲至德至德者仁義禮樂之事躬行實踐口無擇言身無擇行善氣固已充溢於心矣由是而存養性天次第深造馴至乎美大聖神之境一以貫萬心通造化氣塞乾坤則至道凝於身焉蓋道之至者天命之原萬理之總而德之至者氣質中和涵養純粹及其旣成功則道大之人卽全

德之人當其致力則有一分之德乃可疑一分之道後人罕造精微之詣但知德外無道而不解子思此章之言至韓文公竟謂道與德爲虛位以闢老子道德之旨不知道有君子小人德有凶有吉以道德二字作虛字用耳至於言道德之眞則道卽天理之總名德乃人身之所得老子道德何獨不然五千言不言神仙與夫子言悉皆純粹而後世怪妄之徒誣指老子不解道德經之所云則妄爲之說其謬甚矣且所謂神仙者卽中庸之道造於神化非有飛昇變化奇幻之說世傳方士技藝皆戲幻小術昧者卽

以爲仙法豈老子之教乎至於聖人之德日月合明鬼神合德其神明不測之用此章所謂至道卽自來所謂神仙而修養家言謂三千陰功八百德行始可求真入道亦至德凝至道之說也其所謂眞人卽至誠之人所謂金丹卽天命之性特其書多寓言遂令學者迷亂而妄庸之士從而穿鑿支離棄倫常拋妻子求長生鍊金石種種乖謬遂爲世害矣愚嘗歷歷辨之而或以爲誣其意以爲聖人非神仙是聖人之外別有神仙卽斥神仙爲誕不能禁人之毋求也惟知聖人卽神仙則力行聖學自可通乎造化如



禹之平成舜之端拱神化無方祇此至道自然之用而一切異端可不辨而自明矣今姑略舉其概以明道德二字不可混而不講他未遑贅也故君子節細言修凝之功內外交修本末交養煞是詳盡尊德性敬存天命好仁無以尚之所以正其原道問學窮究古今折衷以求至是所以極其用二者不可偏廢孔門博文約禮功正如此而字縮上折下看此句冒下下四句淺深相承勿作四平看德性具於心而散著於事爲學問所以究德性之散殊也內外一原不可單指一爲在內一爲在外德性本廣大也須涵

養擴充日令推廣境界至於無所不容納則尊矣但恐一味廓落事理精細處稍有疎忽則無以精義故必盡精微德性本高明也須正大磨礪日益增長見識至於嗜好不能相擾則尊矣但恐自處嚴峻日用人倫處稍有遺憾則失於夸誕故必道中庸二句該括許多功夫在內尊德性二句之大旨已明下文乃言日新富有之功德盛彌恭之道溫故句承上二句而言上二句中皆有新有故義理之得於己者內而性天之旨外而倫常之道靜則養其未發之中如火溫鑪太和日益心以定靜而倍虛明天機洋溢

有日新無窮之趣動則循其天理之和時時溫習從心不踰理以純熟而多快慰俯仰泰然有隨時浹洽之妙溫故也而知新卽在其中此而字與上兩而字不同此句中動靜交養日新月盛聖人進德無疆老而彌勤馴至於化不可爲清寧合撰卽是此功所謂道無窮聖心亦與爲無窮新固從故中出而故者必不若新憤樂相尋與道爲化古今實造其藩者蓋無多人也若但以智能見聞之跡爲故豈足盡聖道之妙哉如此則道已凝德已至矣而君子之心不敢稍懈內外日加培益斯爲敦厚敦厚其德以致慎

於禮度之細崇之云者小心尊崇不敢以吾德旣成不必更拘小節此所以德愈盛禮愈恭進德於不可知之地也以字承上句而下不可與首二句而字一例看敦厚是內面樸實之意自古聖人神明內蘊容貌若愚卽是敦厚非尋常樸質而已崇禮重一崇字禮本早經實踐至德臻神化尤必崇重加謹也前人分存心致知兩項平說似便於初學而實未合真正語氣且存心二字該括不得身中義理上文明言德性性之一字天也人也一以貫之性具於心而心有人心道心就聖人言其心卽性所謂純乎先天

四書性解  
義理之心卽純乎天命之性也就學者言則未能純乎天性故須存養擴充第言存心何可以云尊德性也孟子云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孔子亦云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存有覺之心養虛明之性有許多功夫次第前人得禪家守空之法天資優者靜養此心不久卽覺空明不昧亦可以建功業出人羣而非克己復禮之全功佛家自數傳以後僅得其偏海巖和尚以授濂溪程朱衍之謂爲聖學之全同時陸象山及後王陽明其言性學皆如此但陸王教人先存心朱子教人先窮理門人各師其傳遂分出

一禪一儒其實本原心性之分均未透徹是以按之孔孟不符今若再避忌不言將守心而不能化神孔孟之學但得其彷彿以之修己治人必留缺憾予所以屢爲剖析之也性含於中萬理無不該性著於倫萬物無弗具尊德性以養其體道問學以博其用內外交修本末一貫尊德性有許多功夫次第若孟子所謂善信美大聖神循序深造非空空存一虛靈之心可了道問學亦有許多功夫次第若上文所謂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二者均有知行並進功夫無論內而性命外而倫常知之卽行行必先知故

所謂廣大高明精微中庸特舉兩相形而易偏者以狀其  
功之細密而豈謂存心致知而已哉且言心而遺性言知  
而遺行於子思本意太遠世儒言存養此心不知義理之  
心存養是矣知覺之心半多駁雜不以性鎖之心愈存而  
愈斂卽持守之久能不動心亦告子之學耳何能與天合  
德故必如孟子養氣不動心及盡其心者知其性等語義  
始精當前人亦知但養空空之心不能修齊治平故以致  
知格物爲致知必窮究物理然天下之物不可勝窮而聖  
人一以貫之曰女以子爲多學而識之者與爲其有盡性

之功也盡性之功知行一時並到內而存養不使一毫有  
非禮之念外而省察不使一毫有非禮之投其辨別是非  
卽在動靜語默間細細講求此書言明善而舉學問思辨  
五者卽其事也豈必物物而窮究之哉心與性之別細逾  
毫髮深造乃知第以存心爲尊德性有覺之靈不足合天  
命之正雖闢佛而實同僧流空寂之學也第以致知爲道  
問學耳目疲勞不能達天人之故雖淹博而難踐人倫精  
義之功也附和前人其失小而貽誤民生其害大豈知性  
乃天理未生以前心卽是性旣生以後心分七情動而易

惑必復性而後返乎天命之本然孔孟已明言之而中庸一書更爲周至特罕遇的傳或遇而未深造則於孔孟及此書所言俱彷彿其似不能如桶底脫也前人於此章謬解甚多今但解說正文他亦不暇悉辨學者詳之溫故故字卽天命之性凝道者凝此而已由有諸己而至化神有一分功夫有一分效驗時時習之卽溫字之義朱子訓爲燂溫之溫甚妙如溫鼎鑪從容涵養性日堅定則知識日清明故自然知新末節爲中庸歸宿處蓋前此反覆言中庸之道費隱要在誠身果能至誠卽可合天至此章細言

修凝功夫如此則君子而聖人矣乃言其隱顯隨時窮達不貳引詩贊之向來講家解明哲保身不明覺上文開端甚大此處結束甚小並下二章俱不明白不知此節語語闊大精實非可易視也居上不驕君如堯舜禹湯功業巍煥然乃不矜不伐自視欲然以爲性之所宜然職分之所當盡且留憾尙多驕何有也相如伊尹周公罔以寵利自居恆以吐握爲急亦無毫髮自滿之心爲下不倍非僅如愚民順則之意蓋從來懷才抱德之士急於自見或不得志卽勉爲蟻伏常不免愠意或人濁我清崖岸之跡不化

鄙夷之見時生惟聖人道大德全不以有位爲榮亦不以困窮而絀旣爲下矣疏水自樂嘯歌自如未嘗謂我德如天時俗不足爲伍太公渭濱阿衡莘野由是以樂堯舜之道桀紂之虐曷嘗足以相累卽不遇湯文豈不快然無求乎後世漢唐宋明正人君子橫罹荼毒雖由小人誣陷而或標名譽或炫材能其至純正者猶不免以古禮繩人非時而出以此觀之爲下不倍非孔顏陋巷不足語於斯也此二句大概說下二句中言之重二足以字言非有倖進苟合之行也言足以興不必上書陳言如後世策論帖括

有道之世朝野多正人君子言皆合道發邇見遠舜一鰥夫師錫帝廷說由版築登於輔弼曷嘗有一毫枉道干時默足以容亦非模稜首鼠曲學阿世危行言孫直躬而行道足自娛不妄言議夫子繫易曰尺蠖之屈以求伸也龍蛇之蟄以藏身也精義入神以致用利用安身以崇德此數語默足以容之義也故引詩結之曰旣明且哲以保其身明則無所不照哲則神化無方非僅如舊說明於理哲於事云云也保身非第保全軀命或窮或達時中因應在上則道足濟世卽危疑如伊周末嘗不保身皋夔稷契不

待言矣在下則道可自全卽患難如陳蔡未嘗不保身琴書咏歌亦不待言矣引詩雙結上文不單承無道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明哲二字具潛見飛躍之妙用夫子繫易惟乾卦六爻取象於龍正以聖人之德始克當明哲保身之義而一節之士不足與於斯蓋詩言甚淺而子思引之之義則甚大也朱子謂明哲是順理而行自然無災今人以邪心讀詩謂明哲是先占便宜如揚雄云明哲煌煌旁燭無疆遜於不虞以保天命便是占便宜說話朱子意似專承默足以容說又曰明哲保身是常法若舍生取義

處又不如此論此說自好但中庸是言聖人之道行藏有定顯晦隨時果其時足有爲道濟天下始出應時否則卷而懷之道足自樂尤足自全故爲中庸一大結束若殺身成仁一種非本章之義且殺身成仁亦有兩種不可盡以爲聖人分上事比干誼親位尊進諫乃其本分死則所不及料然不幸而死亦於心無愧故孔子以爲仁人比干旣死微箕雖親義不必諫佯狂受辱夫子以爲內難而能正其志古今以來如比干親貴之遇有幾人哉君子抱道在躬相時而動苟不足以行道濟時決不肯與人家國以道

進退明哲保身卽在其中非外此別有占便宜之法也故  
聖人而殺身成仁僅僅一二人耳下此無聖人之才非貴  
戚之卿但旣受人爵祿義無苟免不幸遇難惟有成仁取  
義然苟以聖人之道衡之則當其進身之始必有慎之於  
先者矣故此一等仁人非可與聖人并論伊尹樂道躬耕  
孔明無心聞達因三聘而幡然以其求我至切必知我甚  
真故應聘而出行道濟時卽再世之後放桐託孤倚任甚  
重終成大業若二人有輕身仕進之心安能使庸主傾心  
免於禍患哉至於文之美里湯之夏臺舜之井廩周公之

流言禍患起於骨肉大倫之間然數聖人依道而行不改  
其常卒能全身故此章所言明哲爲聖人分上事稍次一  
輩卽未可同語殺身成仁非可訾也但中庸以全德教人  
謂盡人合天天德在人故結之如此未暇說到殺身成仁  
一輩去朱子恐人趨避情生言此以防流弊而未剖出所  
以殺身成仁之故徒見其詞與正文相反而不合章旨矣  
故詳辨之且殺身成仁君子不幸之遭士人出處必慎正  
爲大義不可苟耳若不審於去就決於幾先及至決裂殺  
身不悔雖優於苟位慕祿之流豈得爲聖人之道哉孔子



皇皇救世接浙而行其繫易也首明亢龍之義深贊潛龍之德而於介石之交則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莫非明哲之意若其道未可行而輕進受祿本原既非殺身亦為末節或本圖祿仕而臨難苟免天良漸滅斯保身亦非人羣此中精義之學非誠身不能洞然子思故於修德凝道之君子始信之若是也史伯璿以此章為誠之者之勇支離太甚而必以為人道配上章亦令語氣淺深不明子曰愚而好自用賤而好自專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裁及其身者也

好去聲裁古災字○愚無德賤無位生今反古不明時中之義而妄擬古人倍王制

也道濃制孔子蓋為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此下子思之言

申明夫子之意禮度文隨時變通非天子不能一天下之心

思故愚賤反古招裁也朱子曰禮親疏貴賤相接之禮度品

制文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行去聲○子思之時已非明盛而三者天下皆

同以証上文之義見非為下所可倍車兩轍之間曰軌左傳

講事以度軌量謂之軌則軌亦法則之通稱故獨以車一端

言度也倫人雖有其位苟無其德不敢作禮樂焉雖有其德

倫之次序苟無其位亦不敢作禮樂焉此乃正言不倍之故禮樂必待

於時正所以子曰吾說夏禮杞不足徵也吾學殷禮有宋存

合於道也焉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引孔子之從周以見德至盛而

也夏遠故言說夫子宋人殷差近故言學

有宋存焉宋非時王之制也何可從哉

右第二十八章申上章爲下不倍之義而見聖人之明哲不以非時自見其才垂戒深矣

附解子思意謂吾言聖道合天而及其成功僅於明哲保身鮮不疑其道之狹矣不知學非有德之難有德而不自見其德之難從來傑人君子苦志好修一旦功成德立急於自見往往干時王之制犯不韙之譏自以爲遵行古道實已悖乎王章其弊至於危身速禍而不救故明哲保身爲下不倍爲尤要不觀夫子之言乎夫子嘗曰士君子誠身立德以全性分非欲干時譽而博功名也苟不達於時私

心自用匪特非道之宜亦必取咎古之聖人道大德全可以無所不知矣然虛心採納不遺一善以衆人之長爲己長適合乎天時人事之宜未嘗自用也乃有智不及聖人而妄逞臆見動違時俗好自用者且古之聖人藏修有素可以救時濟屯矣然時會未乘君相未錄以性分之樂爲終身謹守乎一王軌物之度不敢自專也乃有任不當制作而弗安本分輒自立法者是其人生乎今之世而不明時中之理以一人之私見擬往古之規模必欲盡棄時俗而高談古初不知道無兩可學在知時隨時勢之宜得中

中庸之道其在上則著爲經綸其在下則安於耕鑿無求知之想有見幾之明周易所以美潛龍也今愚賤生今反古如此則士庶必訝其妄爲君上尤惡其僭亂如此者裁及其身者也夫子之言如此夫古道似非無裨何以反古而貽哉蓋道與時爲變通乘權乃可致治王者受命而興有以齊天下之耳目卽有以一天下之心思禮也度也文也民生日用所不可無而王者之威福寓焉議之制之考之必自天子非是則有罪戾此生今反古所以裁也試以今言之今之天下非復文武成康之舊矣而一王之制尙

存以度言之車則同六尺六寸之軌以文言之書則同科斗篆籀之文以禮言之行則同貴賤等威之倫無敢有倍之者也所以然者何哉議禮制度考文必由於德而德非位不顯彼雖有其位苟無其德者可以無倍上之嫌矣然非賤而愚不敢作禮樂焉若雖有其德苟無其位則正當凜倍上之嫌雖非愚者實爲賤者亦不敢作禮樂此明哲保身所以當爲下不倍也不觀夫子乎夫子之德至矣然本無其位故其自言曰吾也生三代之後未嘗不綜三代之遺以廣其學第理貴兼搜法宜守分吾說夏禮非無可

益當時者也然而杞爲夏後今已凌夷不足徵信至殷則  
吾之祖也吾於殷禮則不但說之而且學之尤較夏爲詳  
備而自微子封宋以來雖曰賓王亦同藩服求其行殷禮  
者惟有宋存焉非若當年之爲一王之制也吾學周禮今  
天下所共行不能外此而別爲法則吾無損益之權雖有  
當爲補救者亦何敢妄作亦惟從周而已夫以夫子之聖  
爲下且不敢倍況其他乎故明哲者當以子爲法也○爲  
下不倍在常人甚易在有德者甚難蓋學者非往聖無以  
爲師然聖人者隨時處中無印板文字必德造其極然後

守其中正達乎經權不違時亦不徇時內焉得其性分之  
正外焉踐乎人倫之常世俗所尙合義理者從之不合者  
矯之至於朝廷之法敬謹遵循有從先之志無違慢之行  
隱見行藏神明其德若孔子之從純儉從獵較無可無不  
可何嘗失己自非絕俗下此德未企於知權則守正而忤  
於時是古而非乎今又或矯然自異囂然辨爭急於表暴  
罔知忌諱自以爲守道而已倍上矣子思此書勸人作聖  
此章特申爲下不倍之義意正如此時解甚淺覺愚民百  
姓皆可不倍何必純亦不已之人愚賤須說得細生今反

古二句卽承上言若非自用自專何以反古若非反古何爲自用自專時講作三項人言非次節承明所以有裁之故正以自用自專者非天子而議禮制度考文耳時解則與下文複天子爲天所命無論創業守成均有天命在身可以議制考之其有不能然者是其自不足以承天非天子尙不可以制作此節是就天子分位說以明三者非爲下之事若下文無德有位云云又進一層說法借賓形主歷代如秦皇漢武有可作之位無可作之德自是秦皇漢武不足以副天子之任豈天子之爲累哉此處見之不明

則上下文觸背不通矣議制考三者不出夫子所云因革損益之道但在本節祇重非天子意蔡虛齋云天子是禹湯文武之列少康周宣不與焉時講從之蓋由未知上下二節語意且不顧義理之安否也夫聖人而爲天子議禮制度考文隨時變通得乎其中正不在拘守成法反失先王之意殷宗周宣其才雖不及乎聖人而勘亂中興其跡非盡前人則其道豈無損益非天子不可制作而有位無德則雖爲天子終有愧於天子究不得爲天子之正義本相資意無觸礙何得拘牽以誤後人耶故聖人之道行則

隨時立灋皆有以合於中正孔子志在東周非盡泥周公之成法酌其時勢之宜大綱大目不可易其有太過不及必損益之本章議也制也考也卽此意也自聖人不作後世立國者五倫不正禮樂不興其創業者旣無善世久遠之規其守成者亦無變通宜民之道或拘守祖制或擅改舊章均不得爲中正之法夫豈足語於中庸之所謂哉今天下節退一層說卽進一層說言今尙如此況明盛之時車之制有長轂短轂杼輪侔輪反揉仄揉兩輪四輪有輻無輻曲轅直轅一轅兩轅直輿曲輿廣箱方箱重較單較

之不同而軌皆六尺六寸兩旁加七寸則得八尺考工記匠人營國涂度以軌經涂九軌環涂七軌野涂五軌故車以軌爲重同軌則井里封疆之制俱未更變故卽此可以見度之不倍考工記又云車人爲車轍廣六尺前人以爲六當作八而張甄陶謂蒙上栢車二柯之文一牛所駕小車非大車也但本文上云凡爲轅則不止言小車栢車二柯句承上栢車大車羊車說來文氣已住張說蓋非且轍非軌也邢昺云兩轍之間曰軌車所轆曰轍軌轉頭也輪中之軌旣同則轍迹亦同因謂車轍亦曰軌端自許慎而

後人因之不可復正子思本文則仍指兩轍之間言也書肇於黃帝鳥迹蟲書其來已久唐虞三代皆因之周宣王時太史籀始稍變古文造篆以誨童學後人以名稱書謂之曰籀文秦李斯既作小篆則以籀書爲大篆象形等六義自古已然八體六體名日起於秦漢古時文不易同以字體繁重又書於竹木互相摹寫易於譌謬禹鼎宣碑大事則以金鑄之餘不能然故考文爲要事周官保氏首重六書大行人屬瞽史諭書名聽聲音外史掌達書名於四方皆考文之事也後唐以板刻書宋仁宗校刻五經頒行天下同文遂易易矣禮以正倫周衰禮多散亂而大致尙存故言同倫倫常也五倫同此常道日用同此常體子思時非無弑逆爭悖而言同倫舉其多者論之不以反常者爲訓也雖有其位三句是賓故下着一亦字向來稱鄭康成解簡明然令賓主口氣混矣末節引孔子爲下不倍之則吾從周須說得親切有味勿說成勉強相從自來講家於郁郁章文獻章及此章不能得其立言之旨覺彼此矛盾否則覺此章子言特以時王之制不得已而從者今愚各就本文自然口吻解之學者參觀自明茲不悉贅有宋

存焉言僅有宋存其禮不可通行天下與周不同本文字

字有義銖兩精微愚前串講已一一分明幸勿忽之

王天下有三重焉其寡過矣乎承上言議禮制度考文其事至重惟天子得有之必先自

寡過而後可也上焉者雖善無徵無徵不信不信民弗從下焉者雖

善不尊不尊不信不信民弗從申明上文重字之意雖善無徵事不師古意美而法未良

雖善不尊則以未王天下也此猶是上章有位無德節之意而重上焉者言故君子之道本諸身

徵諸庶民考諸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

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道三重之道本諸身說見下文徵諸庶民必求合於人心曰用

之宜考三王而折衷時中建天地而符其功用鬼神雖幽精理可以格之百世雖遠至道可以貫之必如此而後可議制

考之其重為何如質諸鬼神而無疑知天也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

知人也承上而極贊其道之盛如此而後為寡過過足以難寡是故君子動而世為天

下道行而世為天下法言而世為天下則遠之則有望近之

則不厭此乃正言本身寡過之事動動容周旋行則政治之迹道天下所共由法法度則準則世為天下所遵純粹至中也望仰其聲

名不厭樂其德教詩曰在彼無惡在此無射庶幾夙夜以

永終譽君子未有不如此而蚤有譽於天下者也惡去聲射詩作數

承上言三重如此寡過之難如此故君子必黽勉朝夕以期無過引詩言彼此咸宜猶凜夙夜以證王天下者不求譽而

求寡過無可驕也

右第二十九章言居上之不驕承上議禮三者而言其至



重非聖不自聖難以寡過故修凝之君子爲上自不驕也  
附解子思意謂吾言爲下不倍云議禮制度考文三者必自  
天子雖有其德不敢倍也然則爲上而王天下可以爲所  
欲爲吾何以又云不驕哉蓋議禮制度考文三者雖以權  
著而不徒恃權以行其事至重王天下者有此三重焉其  
必先寡過矣乎三者何以名之曰重王天下者雖與爲下  
不同然苟未寡過亦不能行此三者從來上焉者意在陶  
成天下雖甚善矣而或私心自用無所考證不能適合乎  
宜無徵不信不信則民疑之弗相從也下焉者德可經世

理物雖甚善矣然而屈居下位不爲尊顯不尊不信不信  
則民輕之尤弗從也其所以弗從之故不同而弗從則一  
王天下者本可行是三者而未能寡過則民弗從故三者  
之重非特以有權而重亦以有道而重也故君子於此三  
重之道非徒以權勢行之必本諸吾身先端其致治之本  
又徵諸庶民求合乎人心之公理而準乎時中之自然以  
所爲之道考諸三王其迹不必相沿而其理則協損益得  
中無有差謬然後參贊造化道建於此而準諸天地盡其  
裁成輔相之義凡天地功用之所及效法之天地功用所

窮幹旋之無稍相悖卽幽微如鬼神至無方至莫測也以  
三重之道質諸鬼神亦相契合無有疑似至久遠如後聖  
時會殊因革異也以三重之道俟之百世聖人奉爲前型  
無稍貳惑夫庶民三王猶其顯而近者也鬼神則幽奧難  
知百世之聖人亦遷流莫究而君子之道至於質鬼神而  
無疑則上天所以成萬物之理皆洞悉無遺然後鬼神鑒  
之相與冥通是知天也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則人情物  
理之極致悉究其精微然後後聖奉之無有訾議是知人  
也知天知人功非易企而君子之道如此是爲寡過是爲

可行三重王天下者安可驕哉是故君子寡過之至本諸  
身者無弗精微一身之動容至無定矣而君子不動則已  
動而悉協其宜世爲天下所循由一身之所行不一端矣  
君子不行則已行而咸卽於中世爲天下所儆灋一身之  
所言何有窮也君子不言則已言而世爲天下所準則天  
下人不必皆近君子也而君子風聲廣被遠之則德洋恩  
溥人有瞻望天下人不必皆遠君子也而君子德範尊嚴  
近之則沐浴甄陶人不厭斲如是本身以行三重是以過  
寡而民懷也詩不云乎振鷺之詩美諸侯者有曰其德甚

美在彼本國人皆樂而親之在此王朝人無厭而射之庶  
幾哉夙夜自修以永終此聲譽夫德至於彼此皆宜可謂  
無過矣然詩猶勸其夙夜誠以道難成而易敗德易毀而  
難修若稍自盈滿則驕心一起盛德遂虧自古王天下之  
君子未有不如此斤斤自持而蚤有譽於天下者也故寡  
過而後可以行三重微有所驕卽不能寡過此修凝之君  
子所以居上不驕也○中庸言聖人之學爲上不驕是盛  
德之後非一不小心謙下可了子思卽就上章議禮制度考  
文三事作轉語言三者爲下不敢作惟爲上有之其至重

可知第三者不徒權足以行惟賴德可以制則王天下者  
有之欲求風同道一其必自寡過矣乎其字是鄭重擬議  
之詞言過最難寡寡過爲行三重之本知過之難寡則自  
然不驕此二句從上文想嘆而入函蓋通章前人以寡過  
屬他人令通章語義皆晦抑思凡王天下者孰不議禮制  
度考文祇緣乏聖人之德不能中正純粹一世休和耳庶  
民遵王制有何難事人得寡過與不驕本旨何關次節又  
如何承接得去故今特正之次節申明重字因上章言三  
者惟天子行之此章忽加一重字突然而來其義未顯故

特申言之上焉者是主下焉者是賓言有此三者之權而不盡善亦與匹夫之弗見信同也雖善無徵舊云時王以前則仍是王天下始有三重之意下文接語無力且意複無味又有謂爲過脈語者殊鹵莽矣徵者酌古準今恰得其宜理義本於前人立法宜乎時勢善則其立意之美耳三重乃王天下者分內之事何以至重正爲難得恰好上焉者有善世宜民之美意而事不師古未能合乎民生日用之宜民亦弗信弗從下焉者可以盡善矣而又苦於無位兩面相形益見有三重者幸得乘時藉勢不可以不寡

過故下文直接故君子之道兩善字淺深不同不信亦異切當詳味本文語意乃得上下文貫通本諸身句是主下五句各項細細形容以見三者必如是而後爲善其重如何四節又特地抽出二項以見知天知人乃可以行三重安得不寡過爲先動言行節正寡過之實如是而後爲寡過過豈易免所以爲上必不可驕引詩重庶幾二句以明古聖人日愼一日業業皇皇無稍自逸譽卽過之反無過自然有譽君子並不求譽惟求寡過而已蓋王者受天命治此民凡養教斯民之道必悉與天相似子思言三重之

道必本身寡過至於天人貫徹遠近風同猶必庶幾夙夜  
乃為盡道如此而尚恐未盡是聖人之所以為聖人即中  
庸之所以教人講家將寡過誤解全章俱不妥協種種謬  
說難以屈指即如世為天下法三世字謂但指本朝不知  
子思乃言君子動言行皆可久為人法正見其寡過到十  
分精微處有望引領而戴恩波非徒想望不厭樂其光而  
親炙愈久而愈不忘講家謂為君子寡民之過試按白文  
虛實字理如何可通末節引詩在彼在此二句即上節遠  
之二句意言德如此九當益勵夙夜子思發明不驕之義

十分精透為講家塵封可慨也王罕皆拈一有字貫串通  
章自詡特識而張甄陶從之捫燭扣槃更不足辨總之不  
倍不驕因係修疑以後聖人之事子思恐人不解淺視其  
事故特地詳之而後人影響訓詁晦其真詮有誠身之君  
子其必於愚見有所採乎

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

舉仲尼以為至誠配天之

則而總括其平生堯舜文武道同而時有遠近尊而親之以  
紹心源法而傳之以彰軌則律法也襲因也法天時而動中  
有靜者止一元之運用因水土而靜中有動者孕一辟如天  
元之化機蓋天之妙用見於時水土之氣合為坤也

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疇辟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

辟音譬。譬，徒報反。承上而形容其心體，是所以統百王貫三才之故也。持而載，渾厚之至，常有生成萬物之心。若持之不墜也。覆，廣之大，至常有庇廕六合之想。若惟之弗外也。四時錯行，各行其氣，實共成其化。日月代明，分著其光，實互藏其宅。此就德性之在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內者言，而外亦該矣。

惇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為大也。此又以天地功用之大見

上文取譬之意，並育以生，機言並行以消，長言小德散殊，大德全體川流如川不息，而各給其用，敦化如土敦厚而孕化

窮不

右第三十章以仲尼為至誠配天之則，而詳擬其心體，推極其功用。

附解子思意曰：修凝之君子為上，為下無所不可。此可見學

企於聖則天人一貫，隱見隨時，不必在各位之崇卑。遭逢之顯晦也。即如仲尼不過布衣，然其德盛道神，有歷歷可言者。道備於聖人，而堯舜承上古之聖，大道光華至此而盛。三代因堯舜之道，而禮明樂備之規，折衷至善，莫隆於文武。仲尼去堯舜遠矣，而祖而述之精一，執中外此別無性學放勳，元德歷久如親光華，以之為宗，而傳述以詔將來。其淵源若此文武之道，近矣存於方策，世衰教微，時人莫知嚮方。仲尼則憲而章之，雖麟官禮修，齊治平之本末以教及門，謨烈顯承，禮樂詩書之遺留，著為法則，其表章

如斯然則百王之矩千聖之模不於仲尼集其成哉匪特此也天以一元化生萬類而時有遷移理無二是仲尼上律之焉至變之事宰以不變之理若有定若無定惟其中而各得其宜自一言一動以至於出處行藏胥是道也地本水土合成而水善流行土惟安靜仲尼下襲之焉至誠之理運以神化之能虛而不滯實而能該一以貫而端倪莫測故莊敬端嚴未嘗不神明變化悉此意也然則天地之機三才之撰不自仲尼合其妙哉夫其德盛如斯果何以能然也人本天地之心五行之秀特自狹隘菲薄滯其

神明昏其氣質於是人遂弗如天地仲尼不然以生安之材殫修凝之道其性已全其天已定語其曲成萬物有加無已之心辟如天地之無不持載而納諸懷抱無不覆幬而予以生成也語其純粹光明志氣充周之致辟如四時之錯行而一元往復如日月之代明而坐照不窮也蓋惟心性之內理氣極於精瑩斯身世之行擬議不能遽罄人不知聖人之所以爲聖盍觀天地之所以爲天地哉夫天地無可窮究卽萬物可以徵之萬物至不齊矣乃其生也養也並爲育而不相害昆蟲草木各遂其天卽各成其類

不聞氣化之有未周且其消也長也道並行而不相悖生  
殺制化不一其施實各成其用不聞義理之有偏駁以其  
小德言之川流不息派衍無窮無纖悉之弗遍也以其大  
德言之敦厚其化包孕靡遺無一理之不含也合而觀之  
並育而生生之意無窮並行而剝復之機有定小德而見  
其一本之萬殊大德而見其萬殊之一本此天地之所以  
爲大也天地如此而聖人之德亦然則其體用功能之大  
又何怪其然哉○中庸一書教人盡性以全天命歷歷說  
來至大哉聖人之道章詳言修凝推及功效見非至聖不

能至此章乃表仲尼爲法首節言其道貫往聖學綜三才  
次節形其在己之性量末節復言天地之所以爲大以見  
聖人理與天合則取譬不爲夸侈次第本甚瞭如講家未  
晰遂覺意多重複堯舜之前非無聖人經世之制至堯舜  
而始詳且精一執中性學虞書始肇故言祖述以此見端  
祖言其尊而親之意亦在其中述則承先啓後之詞也文  
武道同堯舜而法更詳明近在一朝以之爲憲表章其遺  
灋文武賴以光大舉四聖人則凡聖人皆在其中不得因  
此菲薄他聖天道之妙在於時聖德如天而此言律天時



則專就因應無方時中之用言也對水土句說有動靜互  
爲其根之意水土句不易解蓋地者水土合而成者也其  
在先天水浮爲陽土凝爲陰是天地之所以摩盪其在後  
天水載氣以行土含精而育是天地之所以成質子思不  
言上法天下法地而曰律天時襲水土以天地之真精而  
言朱子謂兼內外本末精粗言是也天地之初生也水爲  
之土和之其奠位也土養之水生之故水土者天地之化  
機而人身亦然天一之水裕於稟受坤靈之德厚其生成  
其體以爲德則水以發其聰明土以厚其安貞文王演易

曰習坎有孚惟心亨夫子繫易曰至哉坤元含宏廣大非  
深明天地之奧亦烏知襲水土之真哉次節以天地覆載  
日月四時喻其意量云覆載特加一持字嚮字尤有深意  
言曲成萬物範圍天下其殷殷無已之心常若持之恐墜  
嚮之恐漏勤懇肖乎天地是爲聖德之本下二句又狀其  
化神之意四時遞運陰中有陽陽中有陰屈伸消長相間  
而後成歲功聖人太和元氣周流無間其動靜消長時止  
時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亦如四時之錯行也日月  
代明則充實之光輝暢於四支發於事業渾然在抱而神

明煥發寒暑溫曖晦朔弦望之機皆自身而具前文所言  
形著動變化孟子所謂美大化神皆在其中後人罕造盡  
性之全功以爲道盡於形色之間而人身中和位育之理  
莫得其實佛老之徒其高者廣設譬喻人鮮能知遂以爲  
恍惚離奇不可以訓而卑者又益之誕妄並子思此章所  
言皆爲荒誕矣安得不愷切言之日月者乾坤之精華天  
地未分日月無象而真陰真陽之純一者統於太極天地  
既分日月成質而真陰真陽之互宅者其爲功化動而生  
陽靜而生陰日月斡流行之機動中有靜靜中有動日月

妙生成之體人心之靈通乎造化心陽精而孕陰後天氣  
質之累不能無命陰竅而孕陽先天義理之性所由寓由  
養浩然之氣以復純一之心命立而性全性盡而命固陽  
性之昭昭者實挾日之華而光照不窮陰性之繩繩者實  
具月之精而循環遞映聖人之所以知周萬物神化無方  
在我性命之理爲之卽在天日月之靈共之如日月之代  
明此其義也存心養性立命事天之功不深造而得則天  
人合一之故總不明而仲尼之德幾如精靈物怪不可方  
物矣萬物並育如禽獸草木昆蟲各遂其生各適其性卽

是道則以生殺剝復之機言如物類之制伏人事之消息不必盡屬生養然尅以爲生之地消以爲長之基不以爲嫌是不相悖也前人以道字承四時日月說於上下二節承接之意不明子思緣天地之大無可言窮特就萬物之化生以見其功用如斯下二句乃承出小德大德言其一本散爲萬殊萬殊還歸一本理本如斯結以此天地之所以爲大也嘆想不窮而聖人之德亦然以此爲發明上文取譬之意川流卽川流以形其周浹又各分明敦化敦厚其生化之原朱子所解是也

唯天下至聖爲能聰明睿知足以有臨也寬裕溫柔足以有容也發強剛毅足以有執也齊莊中正足以有敬也文理密察足以有別也

知去聲齊側皆反別彼列反○上言天地之

之川流也入耳心通曰聰寓目瞭如曰明睿思之通知理之

明臨上於人之意寬裕意量廣厚溫柔言貌和平容物也

發應機之速強仔肩之重剛則不屈於欲毅則能貞於久執

持守也齊齊一其內莊嚴恭其外無過不及曰中純乎天則

曰正文禮樂之文理條理之析密無罅隙察無混

亂敬謂其心之無不嚴別謂事理之無不周也

溥博淵泉

而時出之

朱子曰溥博周遍而廣闊淵泉靜深而有本承上

言五者之德含之者廣存之者深而以時發見則

因事而異

其名耳

溥博如天淵泉如淵見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

信行而民莫不說

承上而形容之言其及物之盛以起下文

如天心與量兼宏如淵形與神俱遠見言

行該上文五德於中敬  
信說皆自然之效也

是以聲名洋溢乎中國施及蠻貊舟

車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隊

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故曰配天

施去聲隊音墜○承上敬  
信說而極言其聲名結明

配天應前章之意凡有血氣皆有  
知覺尊親之誠天理民彝所共也

右第三十一章申言小德大德之意見其本屬一原實足

見諸功業而結以配天迴應天地之所以爲大

附解子思意謂觀天地之所以爲大不外小德大德則夫聖

人之譬天地亦豈有他哉蓋嘗思羣生並域而居本無隔

閼惟是道不足以先乎天下則自阻矣唯天下至聖學之

已成爲能虛靈洞照凡事入耳而心通寓目而曉然思無

所不入理無所不到其聰明睿知天下之人皆莫能及足

以臨馭萬物而有餘也凡人處己太高則人多不能自効

唯天下至聖爲能擴其意量不以刻覈居心不以淺急自

限藹乎其可親委曲其善入其寬裕溫柔天下之人無不

樂就足以包容天下而無外也凡人天理未固則時或形

其退委唯天下至聖爲能堅定不移見義勃然其有爲任

重凝然其不撓私欲無能屈其操歷久未嘗渝其志其發

強剛毅足以執持義理而不惑也凡人涵養未深則表裏

未必如一唯天下至聖爲能內外精嚴齊其心而凜若神明飭其儀而儼若無斃不稍失於偏倚惟確守乎常經其齊莊中正足以主敬無二而成宜也凡人識未精微則大醇或有小疵唯天下至聖爲能邃觀物理熟禮樂而炳著輝華析事宜而各如分際兼綜巨細而無有或遺研究幾微而無稍淆紊其文理密察足以曲盡物情而詳審也此其小德大概如斯然而非有意而爲逐物求合也其德已至聖則存諸中者萬物皆備溥博而無限量萬理靜含淵泉而無窮盡因而萬事當前隨時出之各得其宜分析言

之則信其足以如此也其溥博淵泉何以擬之凡物之溥博者皆不能無所窮究惟天無所不覆溥博之至也而至聖如之凡水之停澄者亦不能無所底止惟淵泉挹注不竭則淵深之至也而至聖亦如之其大德如此故不見於動作威儀則已見而民莫不敬不言而誥戒訓誘則已言而民莫不信不行而人倫日用則已行而民莫不說夫敬信說非可強致且難以成宜也而至聖見言行卽莫不然是其大德之蘊蓄者深故小德之發越者神是以聲名洋溢乎中國施及蠻貊凡舟車之所至人力之所通天之所

四書章句  
卷一  
中庸  
覆地之所載極諸日月所照霜露所隊之地莫不有物卽  
莫不有至聖之聲名焉凡有血氣者其知覺運動皆稟造  
化之氣卽皆能感至聖之德莫不尊而弗玩親而弗忘然  
則盈天地間莫非至聖功用所及故曰配天也而又何疑  
於仲尼哉○上章言此天地之所以爲大也此章緊接惟  
天下至聖語意甚明緊相貫注不得以後人分截章句晦  
當年之本旨講家不察原文語氣於唯天下至聖句另作  
起語而以聰明睿知爲生知之質不知中庸一書自首至  
尾一線穿成後人分爲三十三章子思自是淺深次第說

來總成一章上文厯言誠身之道至上章乃舉仲尼以爲  
則因小德大德意猶未顯故此章承明之言天地如此至  
聖亦如此故曰配天此至聖就學之已成說不重生安以  
上文次第說來至此數章如水赴壑不應忽以生知之美  
爲言與上下文義不貫且聰明睿知四字非聖人不足當  
之講家以生質言謂如漢高祖唐太宗有過人之質將四  
字淺看唯天下至聖句不相屬矣且所謂聰者耳順也明  
者坐照也睿者思無所不通知者理無所不徹惟聖人純  
粹以精入於耳寓於目無不瞭如心之所思無微不至理

四書經解  
之所有無一不鑒若漢祖唐宗正身修己之道毫未能知  
人倫之地且多遺憾雖識量過人一隙之明何足當聰明  
睿知哉故此二句與下四項一例看亦不必強分下四者  
爲仁義禮智子思本意乃言其德極於至信其足以如此  
蓋以聖德現成言之亦不必定言爲天子之事大概言明  
足以度越乎人量足以包容乎衆力足以肩任乎事小心  
足以主宰乎理詳慎足以周悉乎物約略言其小德如是  
卽承以溥博淵泉而時出之見小德本於大德原不可歧  
視第溥博淵泉是形容心量之實難以言傳故又以如天

如淵喻之舉人所易見者以言明非同虛幻也見言行三  
字內該得上文五者在內語意重在莫不敬信說其所  
以爲時出下文直接是以二字就功效極盛言之趨注故  
曰配天與上章末句神迴氣合子思之言本自分曉若如  
舊說云如天如淵仍是溥博淵泉敬信說仍是時出覺子  
思語複無味皆緣不審本文語脈泥於舊註耳以此章爲  
小德下章爲大德亦非末節極言其效無論作君作師皆  
然言聖德而曰聲名洋溢煞有斟酌蓋聖人之德天之德  
也而實民所自有之德四海之外六合之遙容有聖人政

四書解  
三  
教所不及者然苟得聞至聖之聲名莫不尊親天理民彝  
自不可得而泯沒非至聖強之也凡有血氣以人爲主而  
物亦已在其中後世循吏之賢蝗不入境虎亦渡河況聖  
人在上而爲君相體天之化仁育義正太和翔洽草木禽  
獸魚鱉咸若如書所云獸舞鳳儀其尊親之意無知亦若  
有知蓋不足怪卽聖人在下而爲布衣得天之道維持大  
經親炙者化聞風者悅甘露醴泉麟書龜字亦往往而有  
蓋天人上下惟此一理理之至者含元氣入細微海鷗忘  
機琴魚出聽獨行之士感物尙然何況至聖後世罕造聖

人之域則以爲聖人必爲天子然後莫不尊親非中庸之  
意也血氣形之所待以生傳曰凡有血氣皆有爭心血陰  
氣陽蓋凡秉陰陽二氣以生者皆有知覺之靈卽皆知聖  
人之德故莫不尊親日月所照霜露所隊是從天覆地載  
中推言氣化所及之處皆然張甄陶據李安溪之言謂日  
月有所照有不照其說似是而非天地所不覆載之處尙  
何有日月霜露日月有不照者地蔽之也地形雖方而亦  
甚長日月繞地而行地之高下傾倚形勢有所虧蔽晝夜  
長短攸殊如所云骨利幹之北煮羊胛未熟已天明者是



也然皆天之所覆至霜露所隊乃地氣上騰融而爲液以日行遠近地勢明暗之不同斯爲象不同然皆地之所載非日月二句深於天覆二句蓋言天覆地載則盡乎八極之遠矣又申之以日月二句言凡天地氣化所及之地皆有人物卽莫不尊親安溪謂兩極之下日月甚微此自是人目力之窮非天地兩極之下卽模糊不清也且日月卽天地之精華其或朦朧皆地氣爲之人處雲霧之下爲地勢所阻故以日月爲有晦明實則日月本無不照也天文家以算灋推測亦惟得天地之度數至天地之妙固有不能盡知者聖人知之而不敢盡言遂令末學每多妄說矣要之日月卽天地之靈陰陽互宅萬物所以有生有化霜露陰陽之散氣有無風雨處無無霜露處言天所覆地所載則盡乎六合矣又言此二句乃見天地之氣化凡生成所在至聖聲名皆施及之故曰配天或疑堯舜在上孔子在下未必六合之表物物尊親不知天地祇此一理聖人理與天通卽氣與天合卽時勢睽阻而此心此理周乎六合有並包並育默感通者第人不及見耳子思故下文緊接唯天下至誠就人倫日用身心性命之近言其功能蓋

四書經解  
百四  
恐人河漢其言就荒渺處求聖人也可見其立言周密凡  
理有未顯卽反覆申明之如此參求則中庸一書語似重  
疊實無一贅字贅句若如舊解則覺屋上架屋牀上安牀  
語多滯晦脈絡亦不分明識者詳之淵泉如淵狀天性中  
精深妙境夫子易象曰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六  
十四卦惟坎卦有心字而且曰習坎蓋天地未分乾純陽  
坤純陰統歸太極而爲一元是先天性命之所以純一也  
天地既分乾孕陰而有日坤孕陽而有月陽中陰陰中陽  
亦全歸太極而爲生化是後天性情之所以顛倒也然在

天地則乾坤高卑顯呈其象而日月往來交著其功先天  
一元卽存乎後天之中而太極未始不全在人則先天眞  
性入於坎而晦蒙後天陰命存乎離而紛擾故得天之正  
氣不全而復性必有其功誠得先天浩然之氣全乎先天  
純一之理則靜而萬理中涵淵泉如淵一天地之靜專靜  
翕而渟泓在抱也動而萬善咸宜淵泉時出一天地之流  
行變化而派衍各給也伏羲八卦乾南坤北文王八卦離  
南坎北蓋天地自然之理象卽人心性命之源流不幸爲  
異端所亂坎離水火流爲詭誕家言性命天人昧其眞正

本末若此章之淵泉不過以爲心靜而理明耳又烏知其合天地之德有神一之妙哉至若佛家言性喻以蓮花謂其出於水中而不滓也周茂叔愛蓮意亦如此而儒者美之獨嗤佛語然理本一原言各有異謂中華乃有聖人不知六合之廣天地愛民無處不有賢哲始能胥匡以生此實前人之陋也布魯特地無雨得風而土潤火焰山無火熱極而難居天地廣漠何可言窮子思言霜露而不言風雨妙矣抑愚嘗言六合之廣無處無人卽無處無聖賢以天下大勢而論分爲十分知孔子者一二分知老子者一

分知佛者三分外此竟不知孔子與佛老然其民良樸如控噶爾地輿廣漠城垣大逾千里其產金銀多於石子其民淳厚無奸盜詐僞此亦誰爲治之而然故考諸輿圖證以聞見而知子思此章之言非徒夸飾前人坐所見不廣耳

唯天下至誠爲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夫焉有所倚夫音扶焉於虔反○朱子曰經綸皆治絲之事經者理其緒而分之綸者比其類而合之承上言配天之至聖不外一誠誠之至極而經綸立本知化祇此人倫日用自然與天相通蓋子思以誠立教聖之至者誠之至特收轉至誠以言其理至中也大經禮樂刑政之屬有所增損故曰經綸大本倫常心性終古不變故

曰立化育則天地自然之氣機與至誠相合 肫肫其仁淵淵

者夫焉有所倚隨時處中無一毫偏倚也 其淵浩浩其天

承上夫焉有倚而推其至誠之量其仁愛天而莫測其天機洋溢浩浩充滿而無窮其包含天下淵淵蘊蓄

間是所以能經綸立本知化者也 德者其孰能知之

聖知之知去聲○承上而歎罕人知之實能知聖人

右第三十二章繳轉至誠言其理至中而實至神欲人自成以知之

附解子思意謂至聖之配天若此此豈有他哉蓋道不外一誠至聖者即至誠之人也宇宙間無非實理唯天下至誠

德極其實無一毫人欲之偽為能於禮樂刑政經世理物之大經隨時損益歸於至善經綸天下之大經而納一世於太和於人倫心性天理民彝之大本誘掖裁成毋使廢替立天下之大本而率斯民於軌物大經大本人事也而即天地之理所以生化於無窮至誠合天地之撰則化育流行之故皆洞察無遺是以道不越乎日用尋常而已通乎天命夫焉有一毫偏倚謬於時中者哉吾嘗窺其心體而彷彿思之其愛育無窮肫肫焉以天下為一體而無一毫之弗周其仁非猶夫人之仁也其含蓄萬善淵淵乎妙

神化於無方而無涯涘之可測其淵非猶夫人之淵也其  
性量高明浩浩乎與造化相通無一毫之間阻其身即天  
之體其心即天之心也苟非德造至誠實有聰明聖知達  
天之德者孰能知其如此哉○前章言至聖配天中庸之  
道之妙已盡此乃收轉至誠明其至中經綸三句總括功  
用而言夫焉有所倚中也而肫肫淵淵浩浩者無人知則  
至神妙下章又收轉庸字之意蓋上文言聖道已極於無  
可加恐人無從致力故此章特就大經大本切實處言見  
至聖即至誠不過此心性倫常而已與天地化育合撰次

節擬其心量之精微所該者廣故結以非達天德者不能  
知中庸之中原兼內外本末而言淺言之天理渾然內外  
純一而已深言之則如維天之命主宰萬有者然故其肫  
肫淵淵浩浩一天之不貳不測也非至誠安能知其至中  
而實至神以此收結中字下章收結庸字講家不求諸身  
心實踐而求諸文字之間何怪支離穿鑿耶子思身有其  
德故言之親切形容不盡如此大經是經世之常法所以  
維持五倫者禮樂刑政之類大本與首章大本不一例看  
首章大本祇是一中字而此處承上數章說來大德小德

皆在其中知化即承上二項說非大經大本之外又有知  
 化育之道因上章言配天恐人疑為別有神異故特收轉  
 至誠言其以一誠經綸大經立大本知化育所以為中庸  
 之德漸次作收煞語氣舊說欠明今不悉辨學者誠返求  
 諸身詣於至誠則知子思立言之意矣達天德者即至誠  
 至聖也配天之說惟配天者知之其望人之意至深

詩曰衣錦尚絀惡其文之著也故君子之道闔然而日章小  
 人之道闔然而日亡君子之道淡而不厭簡而不文溫而理知  
 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可與入德矣

衣去聲絀口迴反  
 惡去聲闔於感反

○朱子曰綱同繫禪衣也尚加也此言道本至庸故當篤實  
 以求之闔然潛修無迹可見日章德日新而外著淡簡溫皆  
 闔然之實平近無奇而中有至趣簡質不煩而文彩彰著和  
 平溫厚而條理洞然蓋日章即在闔然之中故學者不必求  
 驚於遠然後可以入德遠謂事為近身心也風天地流行之  
 氣風之自謂乾元也養浩然之氣為學道要功以此喻言之  
 也微之顯率性而著於百為因人多  
 逐未忘本故子思歷曉之以內修 詩云潛雖伏矣亦孔之  
 昭故君子內省不疚無惡於志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唯人  
 之所不見乎

惡去聲○承上闔然之意而言潛存養宥密引  
 詩言以喻之疚久病也無惡於志無一念稍愧

蓋神明內斂天理渾然而天下大本 詩云相在爾室尚不愧

已立人安能見之即君子以勵人也 相去聲○相視也屋漏

于屋漏故君子不動而敬不言而信 室西北隅深密之地承  
 上而言闔然之德在乎隱微君子渾然粹然益加誠 詩曰奏  
 敬常有相在之警其德至純故不待言動而後敬信

假無言時靡有爭是故君子不賞而民勸不怒而民威於鈇

假格同鈇夫同○奏假進而祭祀以求格神無言肅靜靡

爭心一於敬也鈇莖斫刀鈇斧也承上不動不言之意引

詩以明至誠可以格神感人何難是詩曰不顯惟德百辟其

故君子不待賞怒而民自從善畏罰刑之是故君子篤恭而天下平

不顯即闇然也德本不顯而篤恭不息道立而治化

自成極言闇修之效也詩云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子曰聲

色之於以化民末也詩曰德輶如毛毛猶有倫上天之載無

聲無臭至矣輶由酉二音○承上而極形不顯之妙至於無

復名象所能擬議其本則由篤實而造非有甚難欲人必至

其極也詩言明德不大聲色而子曰聲色原非本務則德固

不可以是求矣因憶蒸民之詩比德於毛其細已甚然猶有

毛可比亦不足以形容乎德惟文王之詩言上天之載本無

聲臭乃為知德之實蓋德本天命天命如斯至德如斯豈有

二哉夫闇然者至庸而上天之載至奇神奇即在平常之中

所以為中庸也以此收束全書載主宰意以車承物

日載溯天之所以為天若有載之以行者故曰載也

右第三十三章承上言聖德功由篤實至庸也而其極通

乎帝載則又至奇合上章言中之妙以見中庸之道所以

不遠人而為也

附解子思意謂至聖之德人不易知豈聖人阻人以難能哉

蓋道者人之性本屬至庸但人自外求之故不能自成遂

不知聖人矣詩有之衣錦尚絅夫錦美於絅絅胡尚之蓋

言去華崇樸惡其文之著也君子之道何獨不然故君子

四書心解  
百四  
之道根極身心實踐倫紀闡然無有表暴之意而實德內  
含外著日形章采若小人之道惟恐人之不知的然驚於  
衆見而天性日益消亡更何能誠身也君子之道其闡然  
若何擬諸嗜味本至淡也而旨趣無窮令人咀嚼不厭蓋  
道與心安形與道適不離日用倫常自覺天機共永也擬  
諸物采至簡質也而菁華內孕自然發爲文章蓋形色皆  
粹履中蹈和無論言行動靜自覺儀表輝煌也至其元氣  
內蘊溫溫然似無可指索而其實義理是非朗然在抱條  
分縷析備極精詳也君子之德如是故學君子者能知事

物之在遠者莫不由身心之近者端其原則必不務於高  
遠知風之感物者皆一元之理氣所發皇則必內清其志  
氣知意念之微一發卽明顯而昭著則必能謹幾於未形  
如此斯可以入德而學聖矣此意古人蓋嘗言之特無如  
求君子者每索諸於衆見之地是以希聖無階耳正月之  
詩曰潛雖伏矣亦孔之昭言魚雖伏而甚昭人心之機括  
似之故君子知德本闇然隱微之理欲惟己獨知必求內  
省不疚一念之動求其無所愧惡誠以志雖伏而孔昭也  
然則君子之所以爲君子而不可及者其唯人之所不見



乎於其不可見而慎之故於其地之不必嚴者而亦凜之  
詩云相在爾室尙不愧於屋漏夫屋漏至幽曲矣然天理  
之流行無在弗著則神明之降鑒無在弗存故君子以敬  
持心以信及物不必動而始敬不必言而始信凡以慎其  
不見之幾而固其闇然之德也果能如是其功效何如詩  
曰奏假無言時靡有爭言人以至誠奏格神明恭默不言  
而精意相孚無不作肅將事化其爭心此可見至誠之極  
糾虔在一念而感通卽在幽明也是故君子自修其不可  
見而遠近咸昭不賞而民自勸不怒而自威於鈇鉞非強

民而然也德存於賞罰之前有以入民心而化其爭故不  
言而喻然則闇然之德豈徒自修己乎烈文之詩有曰不  
顯惟德百辟其刑之夫德旣不顯百辟何以刑之蓋天子  
爲諸侯之表而德乃人心所同然有不顯之德則身修道  
立百度維昭體立而用亦全是故君子篤恭其德而天下  
自平以言日章未有盛於斯者也然則聖人之德亦何以  
加於不顯者哉吾嘗擬而思之皇矣之詩云予懷明德不  
大聲以色言文王之德不尙聲色夫子讀而推論之曰人  
君苟無明德而徒大聲色於以化民亦云末矣蓋德宰乎

聲色之原道居乎聲色之先豈聲色之所可盡則聲色不足言德矣蒸民之詩曰德輶如毛言德似已極乎形色之細然謂之曰毛則猶有倫也德曰不顯尙何有倫哉文王之詩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蓋天之所以爲天不外理氣而理運於虛氣行於實凡形形色色莫非一理之所貫注卽莫非一氣之所彌綸然其機緘本於太極而其朕兆無可指名詩言上天之載則所謂主宰而流行者是天之命而道之源擬以聲臭俱無誠哉得乎天之至理聖人以天之德爲德不顯之德直合乎天命之源而欲名其妙莫可

名言欲喻以似無可舉似無聲無臭之一言至矣無可復加矣故以闇然者修己其事本屬至庸而造乎其極與上天之載同是則天命之性不遠於人而至中至庸神妙實不可測學者何弗勉之○中庸一書教人盡性以全天命詳悉言之至於德可配天則人道卽天道矣第子思本因言道者多入於怪異特述孔子中庸二字衍爲此書說到聲名洋溢轉若令人無從問津矣故收轉至誠言道本至中此章又言至庸而至中至庸實又至神至奇以此意發明己作中庸之意上章言大經大本是人人所不能外也

故爲至中此章言闇然是凡人心性之功也故爲至庸非  
達天德者不知止是由闇然者而全乎不顯之德以此爲  
全書結穴不欲使人向身外求道也衣錦尙絀係借喻以  
引起闇然意不應以此句爲主惡文之著推原尙絀之意  
言君子之心亦猶是闇然而日章意重闇然子思教人務  
爲闇修自有日章之理時解乃以日章平對誤矣闇然者  
以質實之心行中庸之道神明內之策勵旣非人所能知  
而日用間之事爲又皆無有奇異自人見之則闇然也而  
義理日新神志日清根心生色則有晬面盎背之容順理

成章則有威儀文詞之美暢於四支發於事業有人所及  
知者有人所不及知者此句統言下淡簡三句乃細細形  
容之小人之道的然而日亡不特反襯語正子思殷殷告  
誠人意的然者如火的灼表暴無遺卽有一二嘉言懿行  
俱是爲人之心更或炫才騁智務爲浮華如是存心義理  
日以消亡猶晏然自以爲能大抵中庸之道罕傳半皆然  
矣豈知君子心性倫常全其天理盡乎分所當爲無一毫  
求知之想哉故下文申言君子之道之實淡簡溫三句皆  
兼內外而言身心靜默倫紀踐行本無華飾安得不淡然

靜養天機神明之旨趣無窮動循天理愧怍之情形何有故不厭內而存養省克不過去人心以全道心外而誠敬忠恕不過盡五倫以成人紀道理無多豈非至簡然一理之中涵而萬事歸於宰制五常之克盡而六合可以彌綸豈非至文溫有溫厚溫和二意盛德之至容貌若愚渾全之天圭稜悉化人之見之直無處求其端倪而實聰明內朗晰極精微在中者細緻精純博厚高明景象自喻在外者縷析條分表裏精粗克盡無遺此三句該括聖人德性許多境地在此非文字所能畢宣尤非空言所能彷彿也

舊說以爲下學立心之始講家從而影響猜摩令子思形容於無可形容之意不明且並字面亦多晦滯幾疑子思爲詞不達意矣下文知遠三句乃教人以學聖之灑而言遠本於近風必有自微可以顯學者知之則無俟求諸身心性命以外自有日章之理故可與入德凡在身以外事皆爲遠而主身者心萬事萬理無不本於身心此遠之近也而誠正修身爲急務矣風者天地之氣機顯而易見者在人則志氣之喻也孟子曰浩然之氣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於天地之間人生秉天地之至理卽秉天地

四書性角  
之正氣此氣非口非鼻非知覺運動之靈乃乾元之氣寄於人身者至清至粹性之所憑理之所宰是浩然之氣卽天命之理三代後儒者莫明養氣而黃冠吐納又亂之遂使聖賢種子斷絕入手功夫不明夫天地以一元生萬物而太極中函理氣統焉是以動而無動靜而無靜氣之所行卽理之所見而形形色色者莫非一元所發越也人身亦然有氣而後有此形色莫非天性也浩然之氣本乎天地而主宰吾身乃性命之原非黃冠養後天之氣可比其粹而爲仁義禮智信理之元而氣之璞也其發而爲喜怒

哀樂性之流而氣之著也惟本天之氣無不中和故人性皆善惟本親之氣不盡粹美故情有不正聖人養其中和之氣於一身而與天地合其體普其正大光明之氣於百爲而與天地同其用氣之至純理卽存焉故持其志無暴其氣爲初學入德之門而志氣如神爲君子復性之徵易曰乾以君之坤以藏之風以散之造化之氣純一者其神流行者其化無可見諸見於風也知風之自則知感被乎人物者悉本於至誠而流行於周身者必有其原本凡清其志氣而保其太和者自不容已矣公孫丑問孟子浩然

四書句解  
之氣答曰難言子思亦難言之故假風之自以明理氣之  
散著本於一元後儒罕踐其事故不明其說而時解第謂  
如風度風采之風自字不可通風字亦強矣可與入德義  
卽在三句中非三者卽德知此則自盡修德之功耳第二  
節乃教人以修德之要引潛伏之詩猶是上文闡然日章  
之義潛雖伏而孔昭幾雖闇而必謹故有德之君子內省  
不疚而一念之動必加謹凜求其無惡於志然則君子之  
所以不可及卽在於此人所不見謂心曲也既不可見豈  
非闇然既不可及卻又日章內省二句是舉現成君子作

式樣未嘆其不可及之實鞭策人於不見處用功以起第  
三節舊說混而不明且內省二句重複無味相在爾室二  
句承不見意來爾室屋漏人所不見而相在嚴焉則人所  
不見天實見之矣尙不愧句該括靜存動察許多功夫在  
內人心之靈本乎造化天地之賴有人者此心耳心正而  
神鑒之人道以全天道以合心僞而鬼隨之人道以失物  
類以羣故聖人之學以畏天命爲基此章示人闇然之修  
特引相在一詩蓋必如此而後息息畏天不敢一毫妄念  
此爲慎獨此爲無惡於志下承之曰故君子不動而敬不

言而信敬則不肆信則無僞凜於不動不言則動言可知此不愧之實非徒空空敬畏神明已也近世言理者每以神明爲妄遂令學者任其意之所發無有顧忌而乃從而告之規矩禮度其源不清其流不潔盍思古聖人之教人臨保旦明者謂何哉故此節爲全章要緊功夫是闇然之學正面文字舊說以淡簡溫三句爲爲己之心而以此節爲又言君子之戒謹恐懼無時不然與上節一例看虛實淺深不明不知上節祇言君子之不可及在人所不見處以見闇然之自飭此節正言凜以神明謹於動靜下文乃

言其誠敬之效可以格幽明通上下如詩所云奏假無言時靡有爭一心之精虔並無言說而有事於廟者咸凜然起敬化其暴戾之衷此可見志氣感孚不在形迹故君子不賞而民勸不怒而民威於鈇鉞賞怒非可廢也但民之敬信在賞罰之前德威惟畏甚於賞罰耳自章首至此皆反覆言闇然之意卽是不顯之德功效一一說來至此詳盡矣故下文引詩點出不顯惟德而以爲平天下不外是則日章之效推極其至矣篤恭二字至精至粹勿輕看他處恭字多指外言此兼內外而言蓋聖人神明之德極其

菁華實極其誠敬篤有渾然純樸敦厚不窮意舜之恭己  
無爲卽是此理非但恭默不言而已末節贊不顯之德次  
第相承非形容語蓋以證上文篤恭而天下平之意詩言  
文王之明德不大聲以色夫子然之曰聲色之於以化民  
未也言德誠非聲色可盡聲色旣不足以言德蒸民之詩  
言德輶如毛則庶乎其得之矣然毛猶有倫而德並無倫  
惟上天之載二語言天而極於聲臭之無則得乎天之實  
天之所以爲天卽人之所以爲德天之載無聲臭德之不  
顯又何疑焉然則君子務其闇然乃自全其天德何必求

其文之著哉語語說到元妙處實語語趨歸著實處上天  
二句以至矣二字嘆想之是贊天卽是贊德二而一焉中  
庸之道所以至常至奇人與天一貫語氣直應轉天命之  
謂性是以爲全部結語也抑所謂無聲無臭者豈有他哉  
理氣而已理宰乎氣氣行乎理昭著於日用事爲之間而  
貫徹乎於穆之表微之顯費而隱皆是物也第人莫踐乎  
倫常莫全乎心性於是高者流入於誕妄而以無聲無臭  
之表爲有人焉此天主教之所由作也卑者流入於龐雜  
而以有形有象之事爲精微焉此逐物喪性者之所以甚



也然則老子之所謂元釋之所謂空亦此理乎曰然然則非異端乎曰否何以言之老佛之所謂元空者以天命之性在於氣質之先而非可以迹象求至於存養之時必屏除萬慮一私不雜乃可靜其心全其性故曰虛無清淨也儒者不察以其屏棄人事爲清淨必空世界爲虛無不知其特言存養之功耳且其言曰真空不空妙有不有恍恍惚惚其中有物杳杳冥冥其中有精何嘗以無所有爲元空老佛之徒固無一人識其真者從而傳會焉益以誣其本始儒者斥之亦以其本不近理也然老佛實不然吾夫

子以中庸教人而其言德極於無聲臭豈子思亦異端乎第心性之功授受多僞人倫之至莫之能踐則以爲聖人之道止於名物象數并所謂無聲臭者皆入於恍惚支離不知人倫之道無聲無臭者卽在是非盡性不能敦倫敦倫之至者惟至誠克當佛老未嘗廢人倫也外域無人倫乃其舊俗惜佛後無佛遂成惡習中夏僧羽廢人倫以養窮民不得已也天無二道聖人無二心天之理在人曰性如物性曰仁不貳曰一至真曰誠誠之至極而元妙存其中矣元妙無可名言而空在其中矣老子曰元如來曰空

皆言至誠之妙耳誠天命之理於身而無聲無臭則凡造中庸之極者自通帝謂非欲人外心性倫常從無聲無臭處求道也後世知誠之爲貴矣而凡嗜欲之途皆以爲實不辨義理是周易所言无妄而匪正有眚者也道本中庸及其至而人亦合天此書屢屢言之無如人弗身體則子思誘世苦心竟成畫餅可慨也

四書恆解中庸全卷終



